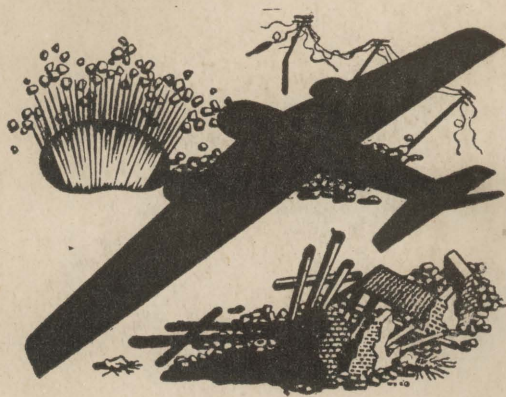


戰時小叢刊之五

轟炸下的南中國

曹聚仁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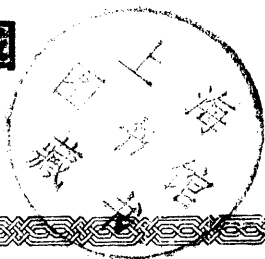
~~174707~~

戰時小叢刊之五

轟炸下的南中國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9583B

目次

上卷

劫後的虹口……………	柯靈	一
虹口餘生記……………	梅生	三
脫走於虹口之絕境……………	胡維九	一一
屠場巡視……………	惠羣	一五
南市視察記……………	陳天賜	一七
閘北大火記……………	佚名	一九
上海西站巡禮……………	方之中	二三
炸彈下的浦東……………	黃彥昇	二八
炸彈下的浦東中學……………	寧堅	三一
救護車被炸……………	曹聚仁	三四
中央造幣廠被炸目睹記……………	江路生	三五
逃出死亡綫的難民……………	蔣逸霄	三七
沒了家的人們……………	徐志麟	四〇
砲火下的包身工……………	許幸之	四四
嚇瘋了的母親……………	景江	四八
一個被炸死的孩子……………	景江	五二

下卷

蘇州河中的五日夜……………	西民	五四
南京路慘炸目擊記……………	潘子農	五七
京滬途中……………	周文	六一
恐怖列車……………	林娜	六五
從上海到蘇州……………	王瑩	六九
兩月來敵機轟炸蘇州記……………	鶴仍	七二
日本飛機和中國小孩……………	劉良模	七七
南京在空襲下……………	徐志麟	八一
敵機轟炸松江餘生記……………	陸筱丹	八三
松江火車站蒙難記……………	吳大千	九二
松江的浩劫……………	夏征農	九五
在轟炸下游歷蘇浙皖贛四省……………	朱鏡冰	九九
飛機翼下的廣州……………	程時英	一〇六
敵機首次寇粵記……………	陳乃英	一一七
敵艦陷襲金門記……………	佚名	一一九

劫後的虹口

民族抗戰的必死的決心，永遠是世界上最犀利的武器。上海戰事發生以後，我軍的節節勝利，便是這種真理的最好說明。

最近浦東和楊樹浦方面，都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我軍一直挺進，並且已經佔領了匯山碼頭。浦東和虹口各地燃起了猛烈的烽火，一到晚上，在全市的任何一角，我們引頸東望，就看得見天際一抹慘紅的火光。

在虹口，本來還有着不少來不及逃避，或者無力逃避的中國的民衆，蟄伏在槍林彈雨之中；在這兩天裏面，却都倉皇雜亂，紛紛從那邊冒險逃了出來。從這裏我們也可以想像，那邊的情形是如何的緊張了。據從虹口逃出來的難民說：目前的虹口，已經成了恐怖的地獄。

在最初的幾天，那邊已經成了一個死寂的境地，日軍帶着驚怖的神色，在馬路上佈防，放哨，有的坐着軍用汽車，沉默而匆忙地開向前線，但區內的居民，却全都躲在屋子裏面，苟延殘喘，因為他們不能到街上去，一出門，就要遭遇着危險。

戰地的民衆，是可以在日兵隨便的一舉手之間失去了生命的。



柯



最近兩天來，情形却突然變了。死一般的滯重變成了極度的緊張；恐怖的空氣中間，夾雜了慌亂和窒息。

因爲我軍已經逐漸逼近敵方猛烈的炮彈的襲擊，有許多地方開始起了火，漸漸地，延燒的區域擴大起來；昨天，從提籃橋到公平路一帶的住房，就整日被火吞噬着，簡直成了可怕的火窟。

被火燒去了住處的，就冒險向安全地帶逃，還未延燒着的，仍然在屋子裏死守着。

從前三天起，日軍通知未逃的住戶，晚上一律要滅絕燈火，以避免我空軍的夜襲，但有沒有燈火全無關係，反正四面漫天的紅光，已經照得到處通明。

槍聲，炮聲，本來祇能斷續地聽到，在遠處爆裂出來的，這時候就漸漸向耳朵旁邊移近，而且密如聯珠，澈夜不絕，危險越來越多，看看死守在屋子裏面也不可能了；但驚恐中却有着有一點安慰，因爲這槍聲帶來的是可喜的消息，我們的軍隊更加接近敵軍了。

到前天早晨虹口還有未逃出的民衆，敵軍用斧頭砍開民房，將難民驅逐，立刻進來堆砂包，作工事，但是他們工事未完，我軍的前哨已經到了。

失了家的民衆大批經過裏虹橋向外白渡橋以南逃避。

馬路上滿佈着殺氣，日軍往來更忙了，有些慌張，在絕望以前的最後的掙扎。在街角，在巷口，倒臥着許多失去了生命的我們的同胞，有些是中流彈傷的，有些都是被兇殘暴虐的日軍刺殺的，狼籍的

尸體，斑剝的血痕，洗刷不清的民族仇恨！

逃難的人倘使帶着一些箱籠什物，都要受日軍嚴厲的檢查，有人親眼看見，一個老頭子，因為襪統裏塞着一捲鈔票，查出以後，槍刺進了他的胸口，誰也不知道他是犯了什麼忌諱。

莊源大日新里的一個住戶，一家三口，母親、兒子、媳婦。母親正病着，兒子先帶走了妻子，再回去背着母親出來，都沒有得到允許，就被強迫送了出來，他們在路上哭着，到處告訴路人，問有沒有辦法再到虹口去把那年老的病人救出來。

總之，那邊正不知串演着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

可是虹口日軍的滅亡的悲劇，恐怕不久也要接着開幕了吧！

（早報）

虹口餘生記

梅生

上海自戰事爆發之後，虹口及楊樹浦一帶，遂與外界消息，完全隔絕。所以要得該禁區中的消息，比了要得別一個星球中的消息，有着同樣的困難。但是昨天記者却得了一個意外的收穫。

八一三的前一日，記者自東熙華德路，挈眷避居滬西，至翌日上午，同居的陳君，也突然挈眷來就。陳君本在一家日本船公司中供職的，已有十一年的歷史。說得一口純熟的日本話，所以於八月的下旬，謀得了敵軍海陸二方簽證的二面頭照會，許與在兆豐路以東的地區之內，逗留三日。當時，陳

君便邀着二個熟識的日本浪人，陪同着往東熙華德路寓所去，相機的搬取存在戰區中的傢具雜物。在一個十分炎熱的清晨，那時是八月快將過完了，陳君懷着一紙常人所不易覓得的通行證，與匆匆的由二個浪人，陪着繞道而往虹口，約定着第三天下午準回來。可是很快地過了三天，音信杳然。一星期過去了，還沒有回來。而前線的戰事，每天是那麼的緊張。從虹口中，所傳出的消息，總是居民被敵寇的大量屠殺。於是他的眷屬，以及和他相識的，無不意識着他必已慘遭不幸了。

至本月初旬，經多方探詢，尚是一些沒有好消息。而他的夫人，又憂急成病。把屋子退租了，回了浙東原籍去。可是在本月二十五日的深晚，陳君却突然地回來了。雖然面目黎黑，本來是不肥不瘦的身材，現已變成骨瘦如柴，可是他的生命，經了這麼五十餘天的磨折，總算還是無恙。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為之慶幸不已。

敵對便衣隊之恐慌

據陳君稱：於八月末，進入戰區之後的翌日，便失去自由。雖有海陸空軍所簽證之護身符，亦不足以作護身之用。隨身所攜法幣六十餘元，和那紙護身符，在被解往大連灣路某特務機關時，便被沒收。經略詢幾句口供之後，便被指為便衣隊。嗣經一相識之浪人，代為說項，始未被判處死刑而被拘禁在一批待決的難民之中。過了二天，經原來陪同前往的二個浪人，代為設法，始得出獄，但以給日方服務為交換條件的。

自被釋出之後，因為陳君精諳日語，於是便被任爲舌人。最初，服務於若干浪人機關中。後輾轉遷調海軍陸戰隊，及陸軍的各機關，竟頗得各方的優待。在海軍陸戰隊中服務時，日得日幣一元的酬報。在陸軍中，竟日得一元半。但所給者，均爲日幣，所以在事實上，也不啻是一宗廢紙。

據陳君稱，在虹口區中，殺戮之慘，真令人有些不忍卒睹。而日軍的屠戮我國平民，其動機，實也是懼怕我們的便衣隊。在虹口區中的便衣隊，却是神出鬼沒。往往當三五敵軍，行經一地時，突然的槍彈自天外飛來，就應聲倒地一二人。事變既發，於是便在附近各里弄中，大舉搜捕，可是十次之中，便是十次的毫無所獲。於是便一半由於恐懼，一半由於憤恨，而把若干搜得而毫無佐證的難民，屠戮一陣。他們以爲發槍的便衣隊，必在其中實則在此大羣的難民之中，是否雜有便衣隊，還是一個疑問。

隨軍僧侶超度亡魂

敵人迷信之深，殊爲可笑。敵艦駛滬時，常有隨軍帶來的幾個僧侶，爲陣亡軍士，唸經超度的。日人的唸經，最少以六人爲一組。據說，在戰前，上海共有僧侶四十餘人，戰事發生後，這原來的僧侶四十餘人，不敷支配，所以除不絕索討救兵之外，索討僧侶，也是軍隊中的急務之一。

每六人一組的唸經，並超度亡魂，須三日始能畢事。所以現在全滬雖有日本僧侶近百人，還是顯着十分忙碌。因此輩僧侶，除超度亡魂之外，同時，還得給軍士們念護身經之類。此類護身經，在軍隊中，極爲寶貴，非尉官及其以上的將士，是沒有懸帶權利的。此類護身經，並非有何特別的東西。普通都

是念在普通佛符上的。不過在普通佛符左上角，印上二顆紅印，便是有護身經五十遍，或一百遍，念在上面，而為將士們的護身至寶的。據說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鬼，這東西，也是敵軍所十分懼怕的。他們在虹口區中，雖然是殺人不怕血腥氣，但是他們却很憂慮這些被屠的無辜平民的陰魂不散，而向之作祟。所以日本僧侶們，於唸經超度陣亡將士之餘，也常設蘸而為死難的中國平民超度。某次，日侵滬陸軍中，曾有士兵們，於深夜巡邏時，發現着倒臥道旁，口吐白沫的日人，此後此類怪事，曾屢次發生，而蘇醒過來的，都說是遇見了中國鬼。於是日軍中對於中國鬼的恐懼，更不亞於中國便衣隊。

四百個隨營妓女

敵軍中的營妓，是世界聞名的。在一二八時，在滬，也曾一度的膾炙人口。據說，這次也有些不敷分配之苦。敵軍的營妓，也是分着「徵」「募」二項的。「徵」的，是在平時，也隨軍而供士兵蹂躪的。其比例，為五百至八百士兵，對一妓。但在戰時的比率，是四百士兵，對一妓，所以在軍隊出發之後，募集「志願妓」也是十分忙碌。不過在事實上，往往是不能招募足額。在上海，現在共計有陸軍十萬至十四萬之間，（連死傷的包含在內，）可是營妓的總數却尚不足四百人。（據說在華北的營妓更少。）所以日本軍每至一地，便不免於蹂躪當地的婦女，而顧不得所謂皇軍的體面了。

在日本，營妓的年齡，普通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很少有在三十歲以下的。因為妓女之隨營的，普

通都是市間年老色衰，無人領教的妓女，才去應徵。或被鴇母送給軍隊中而榨取其最後的一滴血肉代價的。在營妓之中，雖然都是些半老的徐娘，但是據說，還是分着二個等級。日妓，是算第一等，待遇較優，每天接客以十次爲限。一等兵以上的，才許問鼎。鮮妓及東北籍的營妓，爲第二等。供普通士兵，及鮮籍士兵洩慾之用。東北籍軍，不許嫖妓的，但蹂躪當地婦女，却也不加禁止。

第一流營妓，每星期經醫師檢查二次。第二流的，每星期檢查一次。若是發現着相當程度的花柳病毒，得有相當的休息。在駐滬的營妓之中，在休息期當中的，平均常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敵軍最愛我國法幣

現在的虹口區中，雖已成爲敵軍的世界，但是有一個現象，却是十分耐人尋味的，那是一切買賣，均用我國的法幣。雖然是日人與日人交易，也都拒收着日幣。在虹口區中，規定日幣一元，合華幣六角半，但若任何人，強要以日幣一元，購取七角半的貨物，店主却可招憲兵來干涉的。其理何在，陳君也不能道其究竟。有些日本奸商，以我國法幣，私行收購日幣的。其比率，爲日幣一元，購中國法幣四角，但已有二人，因事發而一被槍斃，一被押解回國。不過在事實上，我虹口區中，法幣之缺乏可說已到了極點了。

當戰事初發生時，虹口區中，尙有不少華人開設的店鋪半開門而營業着，尤以烟兌店的營業爲最佳。香烟火柴等售價，高至七八倍，酒類，也營業鼎盛。其他一切，無不顯着特殊的發達。但後因存貨售

空，無法應市，於是只得閉門歇業，而待機逃亡。但這却引起了敵軍的憤怒，指爲搗亂市面，捕獲無算。結果，用貨物換得的法幣，遂盡入了皇軍的囊橐。

敵軍在戰事初爆發時，猶多以錢易物的。嗣因有了錢，無處可得所需之物，於是在楊樹浦及虹口一帶，各貨棧間，姿意劫掠。首遭其殃的，爲各香烟公司，及糖果，餅乾廠，汽水廠，釀造廠，不論華籍或外籍的，一視同仁的加以劫掠，但近則存貨已被劫掠盡淨，所以在虹口區中，頗有以日幣一元換取香烟二十支，而無從獲得之苦。

焚屍場和虎列拉

虹口區中的死人，隨路皆是，正如平時的垃圾相仿。所以現在留居在虹口區中的難民，惟一的工伴，便是被日人壓迫着移尸，及清除街道。在提籃橋，以迄楊樹浦一帶，現在共有日軍臨時所建的焚尸場十一所。最大的，每日可焚尸二百具，最小的，每日焚尸五十具。所需燃料，均爲被毀的房屋中，所檢出的木材。焚燒時臭氣四溢，真的中人欲嘔。而此十一所的焚尸場中，所焚的尸體，有時尚不及焚除虹口區中，及前綫運回的尸體。

這些焚尸場的建築，還是一個半月以來之事。所以在戰事初爆發時，虹口區中，尸體之多，更十倍於今日之所見。據說，在楊樹浦某地的一片曠場上，曾堆疊尸體三千立方米之多。這雖未經陳君之所目睹，但據說，這是並非不可能的。因爲尸體隨處皆是，所以虹口區中的蒼蠅，肥大而衆多，真使人有

些不敢致信。就是到了晚間，也是未有靜止的。

疫癘之盛行，在虹口區中，也使人談虎色變。據說，在傷兵醫院中，有一個時期，患虎疫的，竟居傷兵的一倍半。現已情形略見進步，但患者仍多。痢疾，傷寒，天花，喉痧，腥紅熱，瘧疾各種疾病，無不極度的猖獗。常有在街口駐守的士兵，突然的倒地身死了。留居在該區中的浪人，及中國居民，也頗多不及救治而死亡的。所以敵軍當局，認為戰事的難於發展，一部分的原因，是受着時疫的影響。

厭戰氣氛和宣傳物

據陳君說敵軍中的陸軍士兵，較之海軍陸戰隊，厭戰的心理，較為濃厚。在海軍中，絕少有非戰傳單發現的。但在陸軍中，却常在鬧着反戰陰謀的破獲。據有些厭戰的陸軍士兵，私告陳君說，在陸軍中，第一天若有了鼓勵士卒的小册子的散發，第二天在軍中，便會有不少外觀相同的反戰小册子發現着。從日本國內運來的讀物之中，也常有反戰的宣傳品夾寄着。這些宣傳品，怎麼會夾入經過檢查的印刷品中，而運來上海，那是任誰都不能知道的。

行李中，以及紙包的食物中，也是常會發現反戰宣傳品的。有時三五同伴，上街去散步一次，或是到某處去公幹一下回來時，在各人的衣袋之間，也會發現着反戰的傳單。在虹口區中，陳君也曾目睹着不少反戰或鼓動叛背的標語，發現於牆壁或電桿木上。有的，是用粉筆寫的。有的，用白紙寫的。也有是用紅字或黑字，印在彩色紙上的。

雖然那些陸軍士卒，在表面上，都表示着爲國家戰爭的精神，但偶與談及背井離鄉的說話，便無不有些兒垂頭喪氣。而更其是自前線調防回來的士兵，說起了中國軍，都在說話之間，表示着三分驚懼的神色。雖然一般的不肯表示怯懦，但是希望戰事的早日結束，得以生還却是一致的意向。某一分坦白的日軍，曾私對陳君說，陸軍中的反戰空氣，的確是十分濃厚，但是所苦的，是缺乏着非戰的健全組織。否則上海的陸軍，是早已全部叛背而革命的了。

浪人的悲哀和惡運

在一二八時，上海的日本浪人，曾有偉大的演出。但是，據說這一次的戰爭，浪人們却是走着了一部惡運。虹口區中的浪人，本來有不少是安分的僑民，在上海營着正當的營業。戰事發生之後，不拘良賤，概被領事館所徵發，而去充任着浪人。在最初幾天中，浪人們作威作福，和一二八時，並無二致。但是戰事延長到了一個月之後，在虹口區中，中國苦力的招募捕捉，日見困難，而戰事的緊張日甚。區內工事，事的建築，與運輸等等艱苦的工作，便光臨到了此輩浪人們的頭上來了。此輩浪人，平日大都是養尊處優慣的，一旦被壓迫着去幹這些工作，無不叫苦連天。但是在陸軍的憲兵們的鐵鞭之下，誰敢哼一個不字。

雖說浪人們的工作，都在後方，但是構築防禦工事，頗多是迫近着前線的。所以爲流彈所擊死，或擊傷的，也日有所聞。而在八月末，陪同陳君往虹口的二個浪人之一，於某一晚，在虹口某碼頭，起卸軍

火時，適遇浦東飛來一砲彈，炸去了一條腿，終因流血過多，不治而死。死後，便也投入焚尸場中焚化掉了。據說他身死之日，恰恰是他的妻子回日之後的一個月。而他在生前，也是該船公司中的職員之一，每月的薪給，是一百七十日元，遺有子女六人，長子已入伍，而在華北作戰，身後頗為蕭條。

到了最近，在虹口的浪人羣中，更起着一個重大的恐慌，那是謠傳着上海日僑之年，在四十五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的，（四十五歲以下的，已大半被徵入伍，）最遲在十一月間，也將有一半被徵往台灣或朝鮮編入軍隊，開往前線去作戰。所以日來在虹口區中，已有故意折斷手部，或足部，使成殘廢，而逃避兵役的浪人若干起。由此，亦足覘日人對於戰爭之恐懼的一斑。

此次陳君的所以能脫險，據說，還是那二個陪他進去，而未死的一個浪人，給他設法的。因為這個浪人，也是於十一月間，將被徵入伍者之一，所以他對於他的未來的前途，也充滿着恐怖與悲哀。因此而發生着一點惻隱之心，徇着陳君之請，託故而把陳君送出了危險區域。

（辛報）

脫走於虹口之絕境

胡維九

起初，我已很清楚的看出全滬到處無樂土，也很憤怒的仇視一羣無組織的「搬場」之羣的無謂的自擾，我確曾細起一副不為騷動所擾亂而惟求沉着應付的臉譜。

十二日那天，鄰近的居民，都紛向蘇州河以南的「安全」區逃命，我還是不為所動。

翌晨九時十五分，果然，敵人在開北先揭開了戰爭的序幕。那滬東的局勢，頓成了一個大混亂。但我還是留居於虹口，一是出於不及，二是無力逃避，三是難捨我這臥病的良妻，不得已遂終於做了餛首兒的餡子。

從十四至十八，繁華的虹口，已成了「修羅」之場，街頭除了日兵帶着驚怖的神色，放哨，佈防，和坐着馬達卡沉默而匆忙地開赴前線外，已成了死寂的境地。可憐我們無辜的同胞，整日夜躲在屋子裏苟延殘喘。我們絕不能自由的啓門張望，否則即遭殺身之禍。（虹口的民衆，在日兵的鐵蹄下，隨便有消失生命的可能！）

十九日，情形却突然變了，幾日來死一般的滯重，變成了頂度的緊張。有幾處已經着火，甚至逐漸地由茂海路，公平路，鄧脫路，兆豐路，而延燒到新記浜路來了。

傍晚，獸性的日兵，曾一度緊急地來敲開了我們的門，我祇會張大了眼睛，護着病妻在床邊怔了一陣。結果，得悉日兵的來意，是通知未逃的居民，晚上一律要滅絕燈火，以避我空軍的夜襲。

一羣被毒燄焚去了住處的難民，都慌亂地，悲慘地，扶老攜幼的冒險逃命，而我們還未曾延燒着的「幸運兒」，則仍然在屋子裏死守，雖然已失掉了睡眠和飲食。

隔天，密如聯珠的槍砲聲，從遠方漸向耳邊移近，牠帶來了足以告慰的喜訊——我軍大勝。可是，我們在這裏的危險的境遇，也跟着迫切起來，我終於感覺着「死守」也不是好辦法，還是「走爲上

着」吧！

我們正打算「走」的剎那，前門突發生了斧頭砍門的巨聲。於是我妻失望地，悲泣地，不自主地喊出這樣的話：「逃也無益，還是讓我們死在家裏吧！」一團黑光頓時浮在我乏力的眼底，心頭陣陣的酸楚，幾乎失掉了我全部的知覺。「等死嗎？不值得，我們還是快從後門逃去看；即使死，也得死在青天白日能照臨的大地上！」我彷彿在牢門口打定了死的決心，我們必得往刑場去「驗明」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的「正身」似的；說完了一把拖着妻子沉重的脚步從後門出走。

僥倖的，溜出了弄口，但是熊熊的火正冒在距離咫尺間鄰里上空，那催淚的烟霧，蒸薰的毒火，煎熱着我倆的餘身，甚至路面也成了火山的表皮，燙得使我們不易插足在濃烟中，隱約看見賴士德學校往昔的雄姿也被敵人摧毀無餘了。

沿着賴士德的後門圍牆，摸到元芳路西安路的拐角，那一向掛着英商牌子的師善里，也在着火。了！火這敵人的毒火！可要把我們葬身火窟！唉！這時的情景，比之「死守」時更悽慘了！走吧！「走」依然是我們不變的主意。

至西安路的上段，更緊張了，我們頓時把火看做了第二個問題。那密密的槍炮聲，能震聾了人們的耳鼓；敵人的鐵鳥，不斷地產下一顆顆流磺蛋。轟轟！那一聲聲巨響，一簇簇灰烟，好久佔據了裏虹橋兩塊的上空。東邊已成了一片冒着餘燼的廢墟，即使尚有矗立其間的，也不過是市廛和廠房的斷垣

殘壁了，

再過去，那邊顯然是死路，我們便折回西安路，改向東熙華德路前進。

靠着上海銀行的牆壁向東探望，祇見數十敵軍跟一羣無恥的漢奸，在趕築工事，堆砂包，但是賊計未竟，穿便衣的我軍的前哨已經衝來了，他們便像無頭蒼蠅似的，向莊源大弄一帶狼狽竄去。

沿着華德大戲院馬寶山公司向南走去，滿以為將脫離了火山。那知在中虹橋的橋墩上去，遇見了這樣的慘事：

三四個日本浪人，在搜查逃難的行人當時我們目視一個中年的婦人，在驚恐之下，俯着身子在手慌脚亂地解開包袱的帶結。不料因為遲滯難解，竟惱怒了日本浪人，一刀就刺入少婦的腿部，加以狠命的一腳，把他踢入虹橋河。

中虹橋也「行不得也」，沒奈何又退回西安路，這時已是半夜，是月半天火的新秋之夜了。——多淒涼的夜呵！

我們在進退維谷之夜，依着一被遺棄於路邊之破卡車下，跟着一隻也在逃難的死老鼠，一塊兒蜷伏了一宵。有一次，這缺少的車胎的鐵輪，還做了我們死的替身。（那流彈祇射到牠的軀幹，而不會抓去我們難民的「難命」。）

東方被火燄照得到處通明，幾乎不辨這已是黎明的曙光。華德路上的日軍來往頻繁，而路畔則

到處是已經失去了生命的同胞。

六點鐘辰光，我們蜷伏在火山中的難民，竟得脫離了黑暗與恐怖。我們突然看見了一輛救護車，把我們這一羣奄奄待斃的難民掃數救出了。

過蓬路，閔行路，天潼路的當兒，我們眼見到許多同胞正被敵人串演着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甚至我們飄着「紅十字旗」的救護車，也中了幾顆槍彈，敵人誠蠻無人道的了。

在這次砲火下，我們雖失去了多年心血所造成的家，但留餘的還有我們寶貴的生命。我們相信，有生命就可以回原處去建築我們新的家，新的市廛，新的廠房，新的虹口，新的上海；這炮火真是給我中華民族一個新生的洗禮——於是，我忘記了我的痛苦。

（辛報）

屠場巡視

惠羣

筆者服務於×商×洋行，八月卅一日，聞行中西人欲往視察其大連灣路棧房，已領得德日兩國領事署所簽發之通行證，遂請同車前往一探究竟。西人初不肯，謂其地危險殊甚，華人絕不能前往。余乃答稱：「所有一切責任，願由個人担負，與行中無涉。」復因另一西人代余說項，始得允可。

循北京路外灘而過外白渡橋，即見日領館堆有高逾一人之沙袋，面積甚廣，內有十餘陸戰隊駐守其中，外架鐵絲網，并有電綫數根在其左右，似能通電流者，車行甚速，已至東百老匯路。是時，忽有五

六日軍舉槍攔阻，槍上有刺刀。走近車前，看過玻璃上之通行證，操極生硬之英語相告，意謂不能東進。車上西人詰之曰：「我等既持有貴領事署所發之通行證，何以不能通過？」彼似不懂，僅謂「請少待」；乃由其褲袋中摸出小笛一吹，卽有身穿黑色制服短褲者二人奔來，臂上束有紅布，其中一人卽操較純熟之英語向兩人解釋，謂「此地前面一帶因華人不顧公德，遺屎尿滿地，且有被殺華兵尙未收殮，極易染疫，頃已通知工部局速派清道夫來掃除，一二日後始可通過」云云。余等不得已，乃撥車向東熙華德路行，達華記路途中伏屍甚多，臭氣極烈，其中有二屍乃穿童軍服裝者。時有日軍五六人行過，手中僅持木棍及刺刀，彼等之後，別有我國同胞三人，裸體赤足，雙手反縛，被押前行；日軍見吾等車過，有意速走，揣其意殆不欲將暴行爲外人所見也。

過雷氏德學院後，腥臭氣更利害，如立鹹魚肆前，路中伏屍遍地，以婦女較多，均壯大異常，且多肢體不完全者。至此，余心痛欲裂，已不忍再睹。但見彼萬惡之日人，方戴上長統之橡皮手套，在路中陸續收拾，將此種遺屍放入路旁之卡車，此種卡車共有十二輛，可見同胞慘遭屠殺者之多。更可恨者，沿途漢奸往來如梭，有幫同搬運屍體者，有手中亦持棍刀等物作爲虎俵者；余親見其中有一平時專作汽車掙客之蔡某，亦在其中。

既而車至華德路大連灣路，又爲日軍舉手禁止，既發見余，卽詢西人，何以有華人在車中。經西人答稱「並非華人」，余亦操英語相答，自言爲菲人，乃得未受阻難。時我等已達目的地，日軍僅許一人

下車探視，則廠中棧房，已被火燬矣。時車側一日軍官發言曰：「離此三百碼，卽有華軍蹤跡，華德路以東，爲日軍第一道防綫，危險甚大，爲君等途中安全計，特派入前導，并隨車保護，君等歸去。」言已，卽命一日軍登吾等之車，并命另一日軍坐機腳車在前引路，循匯山路行（該區附近，確有吾軍所築防禦工事，可爲已佔領過之鐵證。）沿途房屋，除近黃浦江邊完好如初外，餘均一片焦土，卽未蒙火神駕臨，亦均有纍纍之槍砲痕。（破壞詳情，已見各報，茲不贅述。）旋抵外白渡橋，該隨車之日軍卽與西人等握手道別，而余則殊自幸其未被察破也。

（辛報）

南市視察記

陳天賜

關於南市，最近時有驚人的謠傳，致使一班居民，驚慌不定，記者昨特抽暇往南市巡視一週，將沿途所見所聞，詳錄於後：

記者於下午四時，先由新北門出發，該處曾有人散佈謠言，謂警察局命令居民，限於三小時內全部遷出，因日軍飛機日來時往轟炸之故。但記者見福民路，福佑路一帶，非但無人搬家，且居民多三三兩兩的在門口納涼，閒散非常，較之租界，反覺得清靜可愛。這無稽的謠言，當然不攻自破。

走進邑廟，曾聽人傳說已被飛機炸燬的小世界，仍安然存在。惟廟內兩旁的店舖，則緊閉店門，很顯出淒慘的樣子，但其中時有骨牌聲由門內傳出，點綴了這沉寂的空氣。

在租界上，很多人在談論着「邑廟被日機連擲三彈，幸被廟內城隍老爺顯聖，以所穿袍來抵擋，致賴以保全，而袍上却留有彈炸的痕跡」云。記者既有機會到此，當然要瞻仰這位城隍老爺，藉以證明這節離奇的故事。可是，城隍老爺袍上，一如平日，毫無奇特的地方，更無炸彈的痕跡。此事或係女巫故造謠言而已。

出邑廟，踏上方浜路。朝南折入三牌樓路，這裏情形更見安謐，有多數店家開着門做生意，沿路且擺有很多湯山芋攤，惟路上來往行人稀少而已。

再南經福民路，望雲路，凝和路，情境和三牌樓路相彷彿，然崗位森嚴，如被警察發現有行跡可疑的人，立即詳加盤問。據附近居民說，該一帶時有漢奸捉到。

進入尚文路，更見熱鬧，行人亦較多，沿途三步一崗，五步一警，保衛團如金湯。不過，兩旁的住戶均將大門關起，氣象不免冷寂。

越過中華路，入大興街，頓時觸入記者眼簾的，有一種新行業，便是街上有好多攤頭，擺着一籮，出買平米，每升三百五十文，買的人都係貧民，生意倒尚不錯，但米極粗暴，且搗有麩皮，聽說擺設這種米攤的，均經當局准許；嘉惠貧民不少。

在陸家浜路車站路口的利涉菜場，尚有許多菜販擺設菜攤，街上還有做小買賣的糖粥攤，冷飲攤，山芋攤，故情境頗為熱鬧。再南向南車站走去，則情形漸不同，充滿着恐怖的氣氛，大同大學門前，行

人已絕跡，僅記者單獨行走。致引起崗警注目，詢問甚嚴，幸記者提出相當證件，始未留難。

南車站後門已關，禁止行人通行，裏面空無一人，門前街道上的房屋店舖，所有玻璃窗，盡被炸彈暴力震碎，滿地都是。記者擬至南車站正門，因未能直接通過。乃由車站後路兜一大圈子，該處更見陰慘，被炸彈所燬的殘蹟宛然，真令人不忍目睹，然而華商電燈電車公司的能獲保全，亦不幸中之大幸。

轉入半淞園路，靠北面一帶的住房，有好多人在乘涼，或一家圍桌晚餐，談笑自若，似乎不知日機的滋擾；這種鎮靜功夫，殊屬難能。過高昌廟郵局，抵達廣東街，但見三位黑衣人物，當前而立，在檢查行人，記者當時也遭受他們的檢查。在被炸燬的所在，正有穿短衣的小工，在搬運磚瓦，而未毀的屋簷下，尚有人設立麵攤做買賣。據一位警察語記者，廣東街雖遭日機的轟炸，燬去房屋數千間，但居民向外遷移的極少。

折向北走，出高昌廟西柵，經製造局路，轉灣入康衢路，此處俱係農民居多，他們席地而坐，三三兩兩地在談論着戰爭的勝負。再朝北走，上新橋路，因此路係進出租界的要口，故來往行人擁擠，這裏非但未見有人向租界內搬，反見有人搬進，由此可知他人的傳說，全不能信了。

（辛報）

關北大火記

佚名

「保衛大上海」現在不是空喊的時候了！要緊急執行着「保衛大上海」的有效工作！

「焦士抗戰，」我們還未作到驚人的程度，敵人的「焦士侵略，」可說澈底的施予我們了！不信，睜眼看看！登高一點看看！走到蘇州河邊看看！

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滬與暴敵苦撐了兩個半月，因為大場一點被敵突破，閘北顯然陷於三面被包圍的狀態中，若不及時撤退，勢必中敵奸計。

敵機瘋狂了

我們有計劃地撤退，早在前天夜間實行了。敵人昨天整整搜索了一天，晨五時許，就派出大批飛機，約達四五十架之多，在滬西梵王渡，大西路，中山路，虹橋路一帶盤旋偵炸，並用機槍不斷掃射，一直到午後五時半光景，才紛紛飛去。

敵機在滬西轟炸時，除在租界區域內炸傷居民百餘人外，最慘的是白利南路上的申新紗廠，雖在砲火中渡過了兩月多，勞資雙方仍努力維持着工作，想不到在我軍撤出整個閘北的時候，還遭受了敵機這樣慘酷的轟炸。

因為敵機的整日威脅，救護人員不便工作，所以申新職工死傷的確數，到晚間還沒有人知道。據逃出的工友說，至少有一百多人。

記者昨晚七時前往調查時，有許多女工還逗留在梵王渡鐵柵門附近的馬路上，向探捕們訴苦：「先生們，做做好事吧！讓我們幾個人過去。我們的爺爺因為年老沒有逃過來，一天沒有吃，晚上還沒

地方住，我們接他過來好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這里過了六點鐘，誰也過不去，就是讓你們過去，也過不來了。」幾個華捕很同情而沒辦法地回答。幾位女工們雖然絕望了，仍不不肯走開。

灞天的大火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車與救護車也馳去了好幾輛，但是停留了好久，眼看着灞天的大火延燒，而沒有辦法去撲滅；分明有好多工人在申新紗廠裏呻吟，也不能越鐵柵而去營救，到底還是空車開回了！

無量數的旅客們，多在旅行社買好了車票，有的來趕六時整的京滬車，有的想搭七時半的滬杭車，都在這裏（梵王渡）折回了。

虹口楊樹浦，閘北，江灣……淪為戰區以後，有錢的人家可以逃到租界，或者散往各地，惟有許多貧苦市民，逃既無錢，租界居亦不易，於是迫不得已，只有暫住在靠近租界的滬西近郊。

不料，我們軍隊撤退第二道防線後，敵機竟施瘋狂的轟炸，尤其是瞥見了平民草棚，好像這羣野獸的眼中釘，轟炸還覺得不夠，竟用機槍低飛掃射，迫得成千累萬的貧民，扶老攜幼地逃向租界。

逃不出死亡線

在敵機凌空肆虐的時候，租界方面還可以冒險地自由來去，據說逃入租界的有五千多人。等至

敵機散去，鐘敲六點的時候，租界各處鐵柵封鎖了，迫得約莫一萬五千多難民走頭無路，只有蹲在地上等天亮。飢寒交加，敵機來襲，機槍如雨點般的掃射下來，誰也無法避免！

敵人轟炸難民還不夠，凡在蘇州河北岸的民房，都成了敵人洩憤的對像，在所謂「威力搜索」的情勢下，我們商民不知幾千萬間的房屋，都被敵人縱火焚燒了！

悲壯的鬥士們

記者於昨午後五時許在新垃圾橋前北望時，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北區都在紅光的圍繞中。在煙霧瀰漫中，仍不斷有機槍與手榴彈的射擊聲。據說，我們的掩護退却的部隊，仍有數百人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幾個據點內，敵人雖用火力威逼，但是我們的英勇將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會屈服的；並且在敵人冷不防的時候還殲滅了好多個。昨晚聽說他們只請求軍部補充他們一週食糧一切不必顧慮了。這樣的壯烈精神，將予敵人以巨創！

沿蘇州河西行，在烏鎮路橋的北面，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江蘇銀行第一倉庫，交通銀行倉庫幾所大房的後邊，都在少數往來梭巡的敵兵監視下，起着無邊無緣的大火！

一座火山口

在新開路橋的南岸，記者正在視察時，忽然蘇州河里飄來了一隻難民船，滿滿地載了約莫有二十多個人，由一個「道士」裝的男子與幾個帶輕傷的婦人駁動着。

「喂！你們從那裏來？」記者驚駭地問。

「先生，救救我們呀！我們房子燒光了！」一位老年婦人大聲地哀呼，沒有顧得切實回答我。

「你們到那裏去？」一位同行友人又問。

「到那邊去？」這句話剛剛答出，船就匆匆開去了。記者又繼續前往麥根路，蘇州河北岸的「同德洋棧」的房子，正像一座整齊地的火山在爆發着，三五個敵兵很得意地看這蔚藍天色陪襯的黃色火花，不知愉快到何等地步！

宜昌路橋北的中央造幣廠建築，敵機敵兵均未毀滅，可是近旁的「大隆鐵廠」，早經炸毀了！附近的平房，也於昨晨十時燒完了。

記者驅車歸來時，半個大上海還在敵火包圍延燒中。

（大公報）

上海西站巡禮

方之中

我可發誓

不是想逃避責任，

我可發誓

我有一顆真摯的心。

你怨我嗎？

你眼睛裏是火，抑是冰？

請記住：天下胎兒的母親，

都應該把恨眼投刺敵人！

爲了共同不能生活，終於送我共同生活一週年的漱寒走上歸途了。

對着她聳然的肚皮，慘白的面孔，依戀的憨態，我默默地，彷彿連安慰話都沒有資格說。兩月後行將和苦難的中國見面的孩子，你的父親早就逃避你了，然而終有碰面的一日，我將怎樣向你贖解我的罪咎呢！

汽車在淒清的黃昏夾道上飛馳着，街樹依然疊起深深的綠蔭，拂掃着寥落的車輛和行人，我們像一隊啣枚疾走的夜襲的兵士，向着唯一的走廊——西站進發。

車過兆豐公園，靠東疊着累累的沙袋，圍門的西面，層層的電網中留下一條彎曲的狹道，當我們的車子徐徐通過時，還受了兩個英兵的一次檢查。

這是租界的防禦線啊！

公園門，往常是情侶珊珊地出入着，而現在則變成寂寞的冷宮了，只有一個司關捕還在踱着無意識的方步。對面的冷飲室，酒吧間，全閉着門，間或開了一扇，一個傭役出出進進像在料理他的後事。

公共汽車雖然以這裏爲終點，而車站上，只站着三三兩兩攜着包裹，襯着苦臉的難民，衣冠楚楚的仕女，永遠消失了。「這是敵人侵略的賜予啊！」我慨嘆。

車子以最大的速率馳向鐵道的途中，迎面來，一輛滿載着英兵的卡車，他們各各舉起一瓶啤酒，像在宴會上那末賭飲着，一面格格的笑聲，混在戲司令的臭氣里揮發着。

「只有外國兵才愜意，還有啤酒吃。這些時中國兵……」我還沒說完，漱寒便截了去。

「這不是酒，而是殖民地民衆的血啊！」

高巍的站房前，擁擠着無數人頭，蜿蜒地沿着繩圍，石級，而下至入口處，就成分列，一樣是一些難民，有的胸襟上還佩着白底藍盜的徽章，顯然是某商店或工廠的職員。藉着路旁樹蔭的蔽護，這裏滿佈着餛飩担，燒餅攤，以及汽水，冰淇淋之類，野外市場，竟有這麼繁榮！「大晚報，號外時報」的叫聲，沿着樹蔭噪過去，不過聲音低沉得近于憂鬱。買好了票的便在嚼大餅，有的蹲在地上看報，但他們不時用嚴肅的臉仰眺天空，警戒天空會有什麼突然落下來似的。

我們的車子，遵照巡捕的指揮停下來，早在那里等我們的友人一面和我搬行李，一面驚詫地道：「要是早來一刻，尊夫人可嚇壞了。三點鐘光景，四架敵機在這里低飛着，把人們趕得破田破地跑，還好，沒有下蛋，四五分鐘後，才離開這里。」

「你這樣小視我嗎？……只有我就怕嗎？」

漱寒彷彿覺得侮辱了她，倔強地說。她曾說過，願給敵機炸碎不願走，而現在爲了生活和胎兒才離開危城，更加重我對於她的慚愧。

這時我才知道正在賣滬杭票，京滬車須在滬杭車開行之後再開，但滬杭車還沒有到站，京滬車何時可到，更沒有把握了；並且據說就二點鐘來的電報松江附近，又有敵機在轟炸。漱寒笑了笑說：

「如果再演一幕慘劇，那我就有機會做了主角呢！」

朋友說，早爲我們找好一個休息的安全地帶，我笑着說：

「中國哪裏有安全地帶，哪裏是乾淨土！」

然而終於隨着他跨過一塊木板橫在小渠上的短橋，轉到籬牆深深的曲徑中了。在拐灣處，在高粱田裏，零食的攤担更多了，油香酒味，浸透了每一片高粱葉，每一簇濃厚的綠蔭。這兒蹲坐憩待的人像貫串的珠子，稻田裏給踐踏得一片白，植物垂頭喪氣地倒在地上，一堆堆新舊雜陳的污糞，隨着晚風散發着一股不耐的臭氣……而我們就在這臭氣雜着油香酒味的包圍中坐下來。

漱寒又對我談起產後回滬的問題，我的生活問題，惜別的淚在她眼眶裏泛濫着，然而她像挪在衆人監視線下的小偷，儘量抑制着。我也壓住悲酸——也許是憤怒的心境，說：

「英雄點，至多不過兩個月。」其實我們應當用持久戰——三年五載方能戰勝敵人啊！朋友又在旁邊搭訕了：「兒女情長。」

「我本是平凡的人啊！希望你們不平凡就得。」

滬杭車到站，不到一刻鐘又開了，接着有人說京滬車快到。我們就開始搬行李，因為我們的車票，勞兩個朋友昨夜睡在車站上買到的，所以我們可直向月台上走。右面票房前擁擠的人叢中，忽然爆發出一個浪花，原來有兩個人突破範圍的繩圈想早買好票子，給路警抓了出來，於是包裹帽子，全從台階上掉下地來。

月台上，貼着「頭等車站，」「二等車站，」「三等車站」紙條，可是頭二等地位上都沒有一個搭車，只有三等地位上非常擁擠，斑駁破舊的箱籠和包裹，密密排排地像路燈。我們剛擺下行李在喘息，嗡嗡聲突破雲層發出了。

人們像受了迅雷的震襲，有的呆然地瞪住天空，有的在咀罵，小孩嘩喇地哭起來，可是逃跑的却佔少數。

「不要嚷！全到樹蔭里去，飛機瞧不見人便會走。」

由於路警的命令，大家才像給一陣狂風吹到路旁那排木樁下去。不久，那個惡魔迴旋了幾個圈子，才飛到開北去，立刻那兒發出了一個猛烈的響聲。

京滬車究竟什麼時候到，不像往常，路警或鐘點可答復我們。暮色沒有給砲彈轟壞，依然向四週伸展它的蒼茫，漱寒担心的說：

「早點走罷，遲了沒車子，反正是要分開的。」

但我覺得早走是一種殘忍，我焦慮她又會遭到昨天那些人同樣的命運，我的腳彷彿在地上生了根沒有移動的可能。

「別擔憂我罷，就是給敵機炸死了，也不希罕；炸死的人不是很多嗎？不過這樣死有點不合算。」說着，她伸出告別的手來。

「好罷，你珍重，到了南京就寫信來，」我握着她的手時，感到抖顫了。

（國聞週報）

炸彈下的浦東

黃彥昇

上海市社會局因戰區各校暫時不能開學，遂委派若干保管員分負保管各校的責任，我也是其中之一。爲了遵奉上方的命令和盡自己的責任，就於九月廿日上午，渡過浦江去了。現在把我在浦東各地所見到的種種，寫在後面：

白蓮涇附近有一所酒精廠，敵機曾往投彈十餘枚，雖然多數落在田野中，但該廠仍有一部份被燬；據熟悉內中情形者說，此次損失達三百萬元之巨。附近其他工廠也很多，而且均爲外僑財產，而日機竟不惜轟炸，未知其居心何在？

塘橋鎮扼浦東浦西交通要道，是一個很熱鬧的市鎮。附近居民業菜販的最多，自晨至晚，街上一

向擁擠着來來往往的行人，可是現在呢？只剩幾個車夫和幾個維持秩序的警察。各商店半開着門，生意非常清淡。那裏有很多公益團體，像救護隊，紅十字會裏傷處等等，每天忙着做救護平民的工作。

爛泥渡也是浦東熱鬧的市鎮，敵人當然不肯放過牠的，所以那裏的民房有三分之二變成一堆堆的灰燼。大道兩旁，有七八個大小不一的泥潭，深約丈餘，其形如坑，這都是敵機轟炸的戰績。

春江碼頭是敵人預備登陸的地方，所以每天有大批敵機在那裏偵察投彈，並以機槍掃射路上行人。在我行約一華里的過程中，躲伏在豆田中，竟有八次之多，這大概敵機因我走得疲倦，要我休息休息吧！至於碼頭方面，因屬於警戒區域，禁止行人通行，所以未能前去看。

其昌棧那邊幾乎路無行人，只有三兩個小車夫倚在車旁，期待着逃難者，想拚着自己的汗血，獲得些微維持生活的代價。附近有法國的天主堂一座，敵人也一視同仁，和四週民房受了同樣的炸燬。洋涇鎮是洋涇區最大最熱鬧的市鎮，自滬戰發生以後，敵人的飛機和大砲，就不斷的前去轟炸，全鎮市房，半成瓦礫。附近有名「十八間」者，是漢奸匿跡的地方，每於深夜或敵機來時，就施放信號，所以那裏的損失，比其他市鎮來得慘重。

西渡敵人也屢圖在這兒上陸，終未得逞。附近民房，被毀了很多。那兒有三井煤棧，是敵人堆煤的大場所，存煤有十餘萬噸，敵人曾於秋雨濛濛的夜色中，派軍艦一艘，日本水兵數十人，偷進棧內，運煤上艦，同時有飛機六十餘架，低飛保護。現在該棧碼頭，已被我軍炸燬，不過前天晚上，敵艦又來偷運，幸

被吾軍發覺擊退。

高廟是上川交通要道，市面的熱鬧，不亞於上海，可是經過數度轟炸以後，商店閉市，路無行人。高廟對過，就是敵人新築的臨時飛機場，所以那兒敵人的飛機，時常像成羣的烏鴉，在天空上下飛舞。

楊家弄是離高廟不過一里多的小市鎮，九月十八日敵機曾去投彈三枚，市房有一半被燬，頽垣坍壁，不忍細觀。

中沈家宅是一個只有十餘間房屋的鄉村，九月二十一日早晨，敵機在秋雨霏霏之中，投彈三枚，頃刻之間，遂變成悽慘恐怖的鄉墟了！

東溝鎮也是浦東熱鬧的市鎮，那兒有汽車，可通內地，有市輪渡可通上海，有園林場，可供人玩賞，有商店酒肆，可供人買賣流連。但自八一三戰事發生後，敵機數次前往投彈，致學校市房，相繼被毀，流覽一週，悽愴滿目。

高家行這兒雖離浦江較遠，但敵機也時去偵察投彈，所以也有十餘間民房，犧牲在敵機的炸彈之下，中等人家，已經遷往他處，各商店勉強應市，生意至爲清淡。

其他如新陸，金家橋，陸家行，敵機也曾光臨投彈，但無重大損失。而新陸師範學校有竹林一園，完全被炸，校舍除却了玻璃窗外，毫無受損，至於高橋海塘等地，因相距較遠，不便前往一窺戰後情景，實在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費了兩天的光陰，走了四十餘里的路程，所看到的，是民房被燬，數近千間，外人財產損失亦重，（如法之天主堂，美之美孚油棧，英之酒精廠等。）當地居民，逃避者甚多，棉花稻穀，有三分之一，因無人採割，落萎田間。漢奸經當地軍警嚴捕正法後，已稍斂形，但未絕跡。沿浦一帶，防禦工程萬分堅固，全體將士，均抱有我無敵的決心，所以敵人冀圖登陸，萬難得逞。

三百年來太平無事的浦東，現在竟爲敵機炸成瓦礫場了。

（辛報）

炸彈下的浦東中學

寧 堅

帶上了一顆恐懼不安的心靈，坐了浮在江邊的小舟，向着我們別矣三月的母校——浦東中學——作一度別後的拜望。

江水撞在船弦，「殺，殺，殺」的吆喝，好像特地爲我們吹奏一支雄壯的「前進曲」。

展在我們眼前的，也只是靜，只是「闐無人烟」的靜，無聲無息的象徵着「戰神」「死魔」的來臨，船隻都沉默的駛在岸的脚下，一切都是死沉沉的，那魚鱗似的起伏的黃波上，僅有我們這隻小舟，「唯我獨尊」的傲然向前漂流。

對岸，「南碼頭」上，零落的幾輛人力車四散着，車夫們蜷伏在車旁的屋隅下，當我們掠過他們的身邊時，他們蒼白的臉上，很快的浮上了一層笑痕。

「先生三林堂？」

「啊！周家橋？」

「六里橋？」

爲的我和戊君二人，想從「戰爭」氣氛瀰佈的浦東，得到一些新鮮的刺激，抹去了他們面上的笑痕，澆滅了他們心中燃燒着「希望」的火焰，搖了幾下頭，逕自往路旁的小徑歪了進去。

天氣是相當的清朗，幾根早落葉的頽樹枯枝撐着天空遊去的白雲，又是青又是黃的野草受不住我們兩雙皮鞋脚的蹂躪，在底下左右不停的掙扎，一陣子秋風，和煦的輕輕吹着，撫摸我們這兩位「久別重逢」的故客。天上盤旋的鷹鳥，地上啾鳴的秋虫，又好像在織成合韻的交響曲，迓迎舊人。

三兩的農人，擗了鋤頭「談笑自若」的耕罷歸去，幾許紅綠褲的小囡，天真活潑的在田疇間追逐嬉戲。偶爾從樹陰深處的茅舍中送出幾片農村的歌謠。

路上沿途所有的，所見的，不是「恐怖」是「暇逸」，不是「驚惶」是「優遊」。

我真不敢信，這樣一個所在，就是逼近戰區受着敵人威脅的浦東。

在我的幻想，這是一個「世外桃源」的美麗的仙境，遠遠的砲聲，正是農夫們的「引吭高歌」，飛機的呼嘯正是流水與羣鶯合鳴的「天籟」。

走着又走着，不知不覺的——幾座宏巍的校舍，聳立在我們的眼前，推開鐵鏽的邊門，我們悄然

的溜了進去。

第一個碰到的，就是那個替母校服務卅餘年的老校役「阿李」，他用着驚訝的眼光掃着我倆，接着他又講了些神奇的事情給我們聽，說什麼漢奸伏法啊，飛機肆虐啊……：

在大禮堂附近的操場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窟窿，靠近牆根近處，有一個長約一尺許的裂罅。除此以外，我沒有瞥見別的。阿李告訴我們說敵機一共光臨了三次，投了幾十彈，沒有一彈擊中校舍。我真不懂，敵人的技術何以這樣幼稚，同時，我對敵機恣意轟炸文化機關，又獲得一個鐵證。

南面宿舍十一號，是我和戍君二人的寢室，一些用器書籍都紊亂的堆置在桌上。這還是我們走前的老樣子，只不過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罷了。拉開窗前的布帘，我們可遙望得很遠，青青的田，淙淙的流水，又不禁使我想着昔日同學在課餘之後，在夕陽染天空一片金黃色的光耀下，散着步，談着心的趣事了。

現在一切都被敵人的鞭子抽個粉碎，被侵略者的大砲轟個四散，歸途上，戍君沉重的感慨的問着我。

「老甯！何時我們再可同聚一堂，重溫舊日的甜蜜生活？」

「除非趕盡了可恨的鬼子兵啊！」

我恨恨的說着。

（辛報）

救護車被炸

曹聚仁

九月十八日（晴，午後陣雨）

十多天前，持志有一學生張君來看我，我恰巧不在家，他留了一張名片；那張名片在我的書桌邊流浪了好幾天。前天，忽見報載，張君往劉行救護傷兵的途中，打斷了手了；而暨南另一學生湯家嵩君，也打斷了脚。他們是勇敢的。今天，禮吾兄曾去看過他們，由於另外一個同遭難的人的口述，關於遭難的經過，知道得頗爲詳盡。當救護車駛近劉行的時候，在一個小林莊的邊上，忽然看見一顆紅色的信號燈浮在空中，一忽兒，砲彈就飛到這邊來了，打中了他們的救護車。彈是空中炸的子母彈，蓬然一聲，他們都有點緊張了，也有點驚惶了。汽車夫回頭一看，一個小工在那兒叫喊，那小工是倒下去了。他自己低頭一看，血那麼直流，知道自己的脚也中了彈了。他想把車子停下來，大家說停不得，趕快開了再說。這時，湯君回頭一看，問張君：「你的手怎麼拉？」張君訝然自驚，才知道手是斷了。湯君低頭自看，不覺大叫，原來他的左脚也斷了；他倒下去了。那汽車又爲路邊的炸彈洞所阻，開不過去，停在路邊，汽車夫忽自覺腰邊有點兒痛，低頭一看，腰邊打穿了一個大洞，血儘是直淌着。再一看，他的右手也已斷了；也不知什麼神力使他竟開了這麼一段路。他暈了，也倒下去了。大家把他抬到救護車上去，由另外一個人開車回上海，他在途中死去了。湯君進醫院以後，因爲救治得太慢，整個脚都發腫了，被截去了。張

君的右手也一樣地截掉了。他們四個人，都成爲那個漢奸所放的信號燈的犧牲者。然而那個漢奸，也許不過獲得三角五角的小酬呢！

（大晚報）

中央造幣廠被炸目睹記

江路生

十二日的下午三點五十五分的時候，天空有着太陽，我處在中央造幣廠祇有半里路的一個寫字間中工作：日本飛機已飛近我站在的地位上空，在我頭頂上，我看到很清楚的飛機中拋下了三個很大的炸彈。當時我的情緒緊張到萬狀，未及六秒鐘的時光該三顆炸彈已近了地面，落在中央造幣廠及宜昌路救火會的蘇州河道上。立刻塵土飛上幾十丈高，轟然三聲，我的屋子給震落了牆頭的水門汀，這時我心中稍稍安定，因爲我是處身於租界中。

上空飛機又繞行了一個很大的圈子，不久又飛到我們頭頂。這次所拋的乃是三個，目的物當然仍是中央造幣廠，可是拋炸彈的技術並不高明，炸彈已越過「中央造幣廠」飛到「大隆機器鐵廠」的地面，立刻木頭，雜物飛上了空中。又是轟然三響，立刻一道很黑的烟冒上了雲頭，這時我的耳朵像是木頭做的：旁邊的同事，和我談話，我都沒有聽到，這時的風很利害，使我兩個手發冷，然而我的心，那時如賽香檳的馬跑得火熱，再次日本飛機又近了原行之路線，這次是六個炸彈，但是仍舊沒有見牠飛到中央造幣廠的屋頂。我代他計算這三次大圈繞了下來，他所費的汽油，和炸彈，和他的目的物

相差的數目，使我們祇有冷笑。所謂「御駕駛的空軍」與我空軍炸「出雲」敵艦的時候，真是天壤之別。

到第四次飛機到臨我的上空，才見三個炸彈飛到中央造幣廠的尾梢，這時的轟然的巨響，已使我滿身的血奔騰，我咬緊了牙關，我恨不得插了兩根羽翼，飛上雲霄，抓住日機的尾爪，重重的把這個無有人義的東西摔下來。

飛機又來了，但是這次三個炸彈，距離了他的目的物——中央造幣廠更遠。只見黑煙從大隆鐵廠的水塔旁冒沖出來，以後，又是一次炸彈着地，但是他的目的物，外表，仍舊是矗立不動。所難者是在這目的物身旁的廠家，和一般的中國還沒有力量和沒有武裝的平民可憐他們已給炸彈片子飛到了身上了。工部局救命車，像殺豬的一樣叫着，飛駛了來，到那裏去救護這些被難的羔羊，一般的情形上說來，他每炸一個目的，非有六七次不能了事，但是這六七次中間，不見顆顆轟在他的目的物中間，都是左右前後相差三四百尺，六七百尺不等，這種航空技術，他還想拿出來將來與蘇聯、美國相比，哼！這簡直就是「小鬼照太陽，連影子都沒有」的。

同時，就地勢說：中央造幣廠與租界僅隔三四十尺的一條瘦瘦的蘇州河，前幾星期租界各領使送達中日雙方軍事當局的通牒，不知道日本小鬼怎樣讀的，回顧我國，數星期以來，中國飛機沒有在租界上空發見一次，這也是奇怪，中國飛機師真真不會出風頭，祇知道黑夜悄悄飛到公大紗廠去炸

軍火，而不知道白天中飛在萬人的頭上威風威風。這次租界是相當受損失的。上海幾位友邦高鼻子洋人領使，將又作何感想呢！

再中央造幣廠，在八一三以前，早已全部搬空，這時我所深悉的，現在祇不過幾根鋼骨水泥站在那裏，皇軍從大和人民身上取下來的血肉，竟拿來作這個空房屋消遣，未免有點奇怪！老實說：中國的土地多着哪！你們儘管來吧！我們早抱定「焦土抗戰」的主義，就怕你們沒有那多量的民衆血肉填滿這偌大的土地。

（社會日報）

逃出死亡線的難民

蔣逸霽

上海戰事的發生，謠傳已經不是一天。當然略，經濟富裕，或過得去的人家，早已出了昂貴的租價，遷居到比較安全的地帶去了。到前晨戰事爆發，靠近火綫，或遭受到敵人的飛機炸彈的威脅的居民，由於於生的自然的慾望所推動，也就不不得收拾了一點重要的衣服與用器，扶老攜幼的拚命向距離戰區較遠的地方逃去。

租界受了特種的蔽護，是比較安全的地方。而法租界比公共租界離得戰區更遠一點，因此大家相信，逃避到法租界最沒有危險。於是，一批一批的逃難者，從前天到昨夜，從浦東，從南市，從閘北，楊樹浦，以及江灣等處，像潮水似的都湧向租界來。然而，這些在戰爭發生後才逃出來的人，大多是工廠

的工人，小販商人，或做手工業的，平時工作一天生活一天，很少有積蓄的金錢。他們一家老少逃出之後，只好就地爲家，如弄堂前的過街樓的底下，商店前的屋檐之下，是他們最好的棲息之所。

昨天晚上，記者到館工作的時候，僅僅是八點多鐘，電車已經停止通行，黃包車要價非常昂貴，於是索性從薩坡賽路，經過蒲柏路，吳淞江路，八仙橋，法大馬路等處，一直步行到愛多亞路，爲的是想觀察一下沿路難民的情形。

長長的馬路上，行人是非常地稀少；在冷落寂靜之中，街燈的光似乎格外顯得黯淡；秋風驀地吹得十分遒勁，更加上了一種肅殺淒涼的氣氛。我兀自踏着脚步，低着頭急忙前走，飛機隆隆好像就在我頭上的空中盤旋，我心裏不自覺地感到一種恐懼與驚悸。是的，世界上的人類，對於別人加到自已身上的死的威脅，誰也不甘默然忍受，誰也要想掙扎一下，希望能從死亡綫上逃到生的境地！現在，我四萬萬五千萬優秀的中華民族，正在發揮這求生的偉大的力量，這力量畢竟是未可邈視的啊！

走到吳淞江路的盡頭，驀然看見一個中年男子，在用他的右腳，踢着拋在磚牆下電桿木旁的一個用破舊藍地白花粗布包着的長形包裹。他或者以爲是那一個逃難者遺落的衣包吧？他踢了之後，還用手去細按了一下。誰知那是一個未滿週歲的已死的孩子，在離亂奔逃之中，愛兒病死在懷中，也只好不顧的丟在路旁了。我目擊了這慘像，我當時疑心我是踏進了鬼魔的世界，而決不信尙在萬物之靈的人羣中活着！

八仙橋菜場是避難者最好棲止之處，因此那裏面已擠滿了人。電燈是息滅的，附近的小販攤也四圍用藍布遮着，布裏面點一支蠟燭。據說，是爲躲避敵機的襲擊，因爲在大世界的旁邊，已經有炸彈擲下，猜測敵人的用意，還在痛恨着這般流亡者的生命殘留！

法大馬路兩旁的邊道之上，齊集着的難民也有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鋪着條席；一家老少就躺在上面；有的就橫在水門汀上，把塔石當作枕頭；有的就圍坐在地上，在吃着燒餅饅頭；有的還在談着逃出時太屬匆忙，忘帶了什麼什麼東西。我清晰地聽到一個婦人在說：「一雙膠皮鞋忘了拿走，還是新買的呢。」她似乎在不勝惋惜着那雙鞋子的確，一雙膠皮鞋，在有錢的人看來，只值區區幾毛錢；然而在她們，是或者想望了好久，經過了苦心的積蓄才能買到手裏，如今一旦失落，是怎樣大的一宗損失呀！

昨夜的風，不知爲什麼，吹得特別大。我想像到那澈夜的冷風，侵襲着露宿在街頭的他們的身上。的時候，我怨恨上天爲何要這樣虐待他們！但我一想到瘋狂地飛舞在空中的敵機，我又希望上天能立刻來一陣暴風大雨，把那些敵機，吹落迷失在太平洋上！

我懷着滿腔矛盾的思緒，在寂寞黯淡中茫然前進，直到報館樓上，重又見到了電燈的光明，才把心頭的憤懣稍稍舒息了一下。

（大公報）

沒了家的人們

徐志摩

上海戰事起始後，我曾接連在三個難民收容所擔任過訓導工作，每天平均有八小時以上，是和難民們處在一起的。這一大夥子人，都是從江灣，閘北，虹口，寶山，吳淞，羅店等處火綫中逃出來的，他們的家，都給獸性的日本兵毀去了；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有些給日本兵及浪人殺去，有些是在逃難的時候衝散了；有的難民在逃出時所帶的衣服銀錢等，也給強盜似的日兵搶奪掉。他們原都是善良的，安分的同胞，過去都有着一個骨肉團聚的溫暖的家，而現在則是家破人亡且一無所有，一切的生活需要都要靠別人來救助了。

只剩下了兩個

「先生，你還認得我嗎？」

我剛到第一〇八收容所的那天，在點名時，一個老頭兒輕輕地這麼對我說。

我朝他臉上端詳了好一會，實在已不能記起他是誰了，我對他搖搖頭。

「侯家宅十七號的……」

他提到了侯家宅，我就猛然想起了。從我們校裏出來一直走，不多遠便是侯家宅，那是個小小的村莊，居民都是務農的和小販之類。去年冬天，我常和幾個朋友在吃過午飯以後休息的時間上那兒

去散步，十七號的門前是一片廣場，每天在那個時候，總有好些人搬了小竹凳和長凳等坐在場上，婦人們總是手裏編結着絨線物，一面隨便的談天；小孩們來去的追逐玩耍；一些工作完畢了的男人，則是一根旱煙一壺茶，幽閒地架起了腿在享受這一刻兒清福。

因爲常在那兒散步，與他們熟了，漸漸講起話來。這個老頭兒，是十七號的主人，他曾跟我談過兩三次話，然而從前人是那麼胖，臉是那麼豐潤，現在則那麼的瘦，那麼的乾癟，完全是兩個樣子了。

他已將近六十歲，有一個兒子，三個孫子，他的妻也康健的活着。他有幾畝田，是自己種的，妻子和媳婦又替別人洗點衣服及結絨線縫衣服等，一家的飽暖差可維持。忙了一年，冬天是比較空閒的時候，所以他有空提着旱煙桿子，到處找人談天，而且談鋒老是那麼的健。

想不到他現在已做了難民了。我點過了名，與他一同到他的舖位去談談。

從前他臉上的那股愉悅達觀的神情現在自然是絲毫無剩了，兩只眼睛疲倦而沒有光彩，聲音是低而且啞的。

他說起初警察叫他逃時，他因捨不得拋棄屋子和傢俱，沒有走。到日本兵衝擊持志大學陣地那天，兒子和大孫子給流彈打死了，近旁的屋子，給日本飛機擲燃燒彈燒了起來，情形是非走不可了，他才捨棄了他賴以活命的一點農具屋子等，繞了大圈子逃出來。

「逃難的人是那麼多，那麼擠，在過蘇州河時，抱着小孩子且還懷了四個月身孕的媳婦，給潮水

樣的人羣一擠，撲通，河裏去了，當時我一驚，驚得怔住了好一會，老妻也不知給人擠到了那裏去，到現在沒知道下落。」

像黃豆樣的大顆的眼淚落到他的青布褲子上，他把瘦得像鷄腳爪樣可怕的手來摸一摸旁邊的他第二個孫子的頭，聲音更低沉地：「一家人就只剩了我們兩個。」

冬天那幅暖 and 陽光下歡欣的圖畫，立刻在我腦際浮起。如像有塊重重的東西壓到了我的心上，半天半天，連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一句來。

坐在陽光下的廣場上，指手劃腳地談着包龍圖出世的那個圓圓臉的興高彩烈的老人，就是他麼？然而現在是，像只走了汽的皮球那麼乾癟，萎頓地低着頭，成天蜷伏在舖位上一動也不動。

我們要報仇啊

擔任警衛的童子軍向我報告，說那個害病的女人，成天老是哭。

這女人叫嚴張氏，三十多歲年紀，黃瘦的臉上滿是病容，是從楊樹浦逃出來的。

我走近她的舖位去，她正在吃粥。自從來到了我們這收容所，她就從未吃過飯，幾次要送她進醫院，她却不肯去。

將一塊髒得不堪的布頭時時揩着眼睛，那對眼睛是哭得紅腫了。

「爲什麼你要常常哭呢？有什麼困難儘管告訴我好了。」我在她的對面坐了下來。

她一面在回答我說沒有哭，可是眼淚却從睫毛上流了下來。

我問她的身世，她告訴我，丈夫做碼頭上的苦力，是個挺結實的中年，自己在高郎橋申新第五廠做工，每月可以賺十來塊錢。有兩個兒子，大的已經十歲，每天提了籃子出去賣點油條之類，小的還只得七歲，便是現在坐在她的身傍的那個打赤膊的髒孩子。

「到打了仗，左近的人都逃了，要想逃，可是沒有錢，逃到那裏去呢？弄到後來，簡直就沒有法子可以逃了。」

「炮聲震得耳朵要聾，外面子彈也是到處地飛着，那時候我正害着病，躺在牀上，丈夫早已不到碼頭去了，還有一個叔叔也住到了我們家裏，因為還剩着一點米，一家子就成天關緊了門一步都不出去。」

「一個清早，我與這小的孩子都還沒有醒，兩個穿短衣的漢奸領了四五個東洋兵打破了門進來，說是搜查便衣隊，一見到丈夫和叔叔就用槍柄子亂打，叔叔倒底上了年紀了，給一槍柄子打在腰上，便一交跌了下去，我當時便嚇得暈了過去。」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昏昏沉沉地醒來，地上是三個屍首，丈夫死得頂慘，幾乎渾身都給刀劈過，滿地的血已經變成了紫黑顏色。」

「立刻我背起了這個孩子衝出門去，我是決定不想活了。走不多遠，一想丈夫的血肉模糊的屍

首，眼前一黑，又暈倒在地。

「醒過來已經在大卡車裏，以後我們便被送到了這裏。」

吃力地講完了這段經歷，這女人爽性掩住了面孔大哭起來。

那個七歲的孩子的眼眶裏，也飽飽地含着淚水，我拿起了他的小手，那小手又立即縮回去了，催着他的娘，說：

「媽，不要哭，我們要替爸爸哥哥報仇，殺光東洋人，報仇要緊！」

小小的口裏發出的這句話，叫我太感動了。這麼的年紀已經認清了仇敵所在，已經存了報仇的決心，中國的前途真是無限的光明，我們的海樣深的仇恨，是總有一天，會被我們用血來洗得乾乾淨淨的！

我人是發着抖，竭力地忍住要湧出的眼淚，將這可愛的孩子抱起，對他說：

「小弟弟，永遠記住殺你的爸爸哥哥和想殺死我們個個中國人的仇敵，好好的上進，好好的保養，長大了替國家，替父兄報仇，也勸你的娘安息着身子。」

（辛報）

砲火下的包身工

許幸之

「包身工」這一個名詞大概誰都知道的吧！她們是現社會制度的奴隸，過着十八重地獄的生

活的。她們沒有自由，她們每天在忍受着殘苛的毒打的生活。可是，自從上海的抗戰爆發以來；這些年輕的每天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的，馴服得像一羣「小綿羊」似的「包身工」也都被「皇軍」的砲火轟散了。

她們中間有的已經失蹤，有的被獸行的日本軍隊格殺了。有的被敵人的炸彈炸成碎片，有的正避難在收容所中，有的已經被遣送了回鄉，有的正在她們的父母的懷抱裏哭訴她們的苦衷，而另外有一些前進的，已經被組織成青年婦女抗日軍。

包身工，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姑娘，是最可憐不過的，當帶工老板，在她們的父母跟前大吹牛皮的時候，她們都歡喜得要哭出來，在她們的理想中，上海一定是非常快樂的天堂，而這些可憐的小姑娘們的父母，也被這些帶工老板說得眉笑眼開的，在「包身契」上畫了像蚯蚓一樣粗的十字了。她們的父母和她們自己都這樣想：「一到了上海，就到了天堂。」然而，她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天堂裏，有比自己的茅草屋還不如的地獄呢！

包身工一被帶到上海以後，於是帶工老板開始擺起兇惡的面孔來了，在「帶工」頭第一本帳簿上便記着：

「民國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吉立」的字樣。

同時，在第五本的流水帳簿上又寫着：

「民國二十六年正月立」的字樣。

「包身契」有當票那樣的大小，形式不等，有些却是一張白紙，有些却像摺帖那樣，封面上還印些模糊的花紋。內容大半如下：

領到××女一名，包身洋十七元正，三年爲期，三年內由帶工×××包管住食，介紹入廠。所有工錢，一概歸×××收用，生死疾病，聽天由命，先付包洋七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契約爲證。

自此以後，她們就開始過着奴隸般的生活了。

最近在××難民收容所中，我發見了許多包身工，她們的名字是田桂女，李桂兒，郭四英，張蘭英，湯美官，任大女，李蘭英等十幾個小姑娘。

毫無問題的，在難民收容所中，脾氣最好，最守規則的也是這一批包身工了。因爲受了多年的老板和老板娘的打罵，人類所應有反抗性能，都被磨擦光了，她們聲音很小，胆怯如鼠，臉色有如第二期的肺病患者那樣的灰黃而蒼白。有些骨瘦如柴，伸長着頸子聳着肩，胸部好像一塊平板，是被重量的苦役把發育期的身體摧殘了。例外的有一兩個好身體的姑娘，但面孔上一樣是貧血而慘白，這是多年的工房生活的成績吧。並且，在這羣小姑娘身上發出一種濃烈的汗臭。

這次從戰區裏被救出，或是自己逃出的「包身工」雖沒有確實的統計，但在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所設立的五十個難民收容所裏，包身工的人數，至少在三千以上。因為有些已經遣散回鄉，有些還剛剛逃來和慈善機關開始沒有注意的原故，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統計確數了。

難民收容所裏這些年輕的「包身工」的身上，我們曾經檢查過一下，結果，找不出一個銅枚來，她們生活的痛苦，由此可想而知。經過了相當時期收容以後，這些「包身工」只有設法遣送回籍，在出發的時候，我曾經和這一批可憐的小姑娘，作過下列的對白：

問：你們來上海幾年？

答：有的來了六七年，有的剛剛來。

問：你們老板待你們好吧？

答：（互相看一看然後齊聲說）不好！

問：你們一天做幾個鐘頭工呢？

答：有時候做十二個鐘頭，有時候還要趕夜工哩。

問：每天的工錢自己拿得到嗎？

答：拿得到，不過拿到了統統要交給老板的。

問：老板一個錢也不給你們嗎？

答：不給，只有要買東西的時候，老板給我們買來記在帳上。

問：老板打你們，罵你們嗎？

半嚮不敢回答，內中有幾個眼淚汪汪，在前的一個把頭埋下去，手拉起衣角，眼淚直淌出來。

問：那麼，你們恨不恨你們的老板呢？

仍舊沒有人敢回答。後來，我告訴他們，現在，我們要設法免費遣送回家了。她們聽了這些話，大家都露出灰黃色的面孔上，露出一線笑容，並且齊聲地說：

謝謝先生！

在點名註冊手續辦完之後，這一羣馴服的「絨羊」被載上了卡車，向輪船碼頭駛去。在烏雲一片的灰色的空中，正聽見軋軋的飛機聲，和猛烈高射砲聲。

（民族呼聲）

嚇瘋了的母親

景江

戰爭開始，店家大都關門，因此獨身漢們的早餐，就不容易解決了，遷到了中區後，首先就感到早餐的恐慌，只能預先買點麵包之類預備着，三四天後，僕人告訴我，弄裏的一個買咖啡和烤麵包的攤子又擺出了，以後大家不至於再鬧早餐荒，果然同住的幾個人，都要僕人去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了。攤子上有麵包，咖啡，可可，和麵。人可以隨自己的高興要，價錢自然不便宜，但較之咖啡店之類是

幾乎減低一半。

送東西來的是老闆，黑黑的方臉，一口山東話，怪和氣的。他把東西放在桌子上，就開始道歉。他說：「現在送來的麵包，比平日薄些了，因為現在麵包貴了。咖啡可可呢，也貴多，因之每杯不得不漲二分錢。同時他希望大家付現錢，因為他買東西也非現錢不可。同住的人雖則覺得不大方便，但是到底都照他的希望做了。」

第二天早晨，我也叫僕人去攤子上叫了一杯咖啡來；他送來後就告訴僕人說，今天咖啡可可都恢復從前的價值了，因為咖啡可可又便宜下來。從此我就天天吃着他這攤子上送來的早餐。——同時更默默的想着這老闆的正直。

前夜徹夜的夜戰，使我們大家不能好好睡覺，天明時覺得有點頭痛，就起牀了。洗面後立刻覺得肚子餓，就叫醒了僕人，要他去叫麵包。但是，僕人回來說那攤子沒有擺出，我想等一回總會擺出來的吧？就開始看書了。僕人知道我肚子餓，不等我招呼一次一次的去，但是直到八點半鐘，那個攤子是沒有擺出來，他就向我說：「我看那攤子不會擺了，還是另外賣些東西吃罷？」

然而，過了兩天，這黑黑的方臉又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臉更黑，也沒有從前方了。我覺得十分奇怪，就問他為什麼前兩天不擺攤子。

「不要說起……我的老娘昨天瘋了！」他悲哀的回答，聲音裏更含着痛苦。「她今年七十三歲

了。」

「爲什麼就瘋了呢？」我隨嘴的問。

「還不是給日本鬼的炸彈嚇瘋的？我們家住在南火車站附近，那裏房租便宜，我們窮人還住得起。開仗那天，火車站旁邊的人都向租界搬走了。我們却沒有搬。搬什麼呢？橫豎窮得什麼也沒有！就是我們老娘，她也不肯搬。她年紀大了，並不怕死；她只想安安穩穩的住下去。」說到這裏，他收拾一下桌子，不經意的用帶着的抹布揩了一揩。

「頭幾天，炮聲響得厲害。南市不時有飛機來，但是都沒擲炸彈，飛機就去了。後來幾天連飛機也沒有。我想南市沒有中國兵，這一次或則也和一二八一樣不會遭劫也說不定，就很安心的又來做生意了。」他又停一停：「那裏知道前天下午，東洋飛機又飛到南火車站來了；不但飛來，并且給車站擲了兩個炸彈。啊！南火車站這幾天盡是難民，少說些也有兩三萬。兩個炸彈一齊爆炸，一千多人立刻就都給爆死了。當時，我還在這裏做生意，我老娘聽到轟轟兩響，立刻從枕上直跳起來——她還在睡中覺呢！他給嚇得太厲害，直着眼向火車站直奔。但是一到火車站外邊，她又看到那一千多個死傷的難民，血流得滿地，人像水一樣湧出來。她就愈加害怕，大叫了一聲，又奔回家去。聽我的女人說，天下沒有七十三歲的老婦人奔得她那樣快的。到屋子裏她就大叫大喊起來。好好的坐在凳子上，忽然直跳起來，像看到什麼可怕的東西一樣。她完全給嚇偏了心啦！」他一口氣說到了這裏，神氣似乎比方才

活潑了些，聲音也響得多。但是我知道，這是他的反常的興奮，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果然，他又很痛苦的說下去了：

「我啊。七點多鐘才回家，一進門我的老婆就告訴我這一件事。而老娘呢，一看見我，就撲下來一把拉住我；她拉了我拚命的向後邊走，「藏起來啊，藏起來啊，」一面又這樣叫。我知道她怕我出去也給炸彈爆死，我就對她說我不出去，叫她安心的躺着，但是她不肯，非拉着我不可。我硬把她扶到牀上，要她躺下，我呢，也坐在牀邊。這樣到半夜才安穩了些。但是直到天亮，她起馬有七八次從夢中哭醒，她完全給嚇偏心了！他重複了一句。

「昨天她還是那樣大跳大喊的。」他用衣服揩一下額上的汗，「到了晚上，氣力沒有了。只能躺在牀上喊了。我沒有法子，要活命，今天只能又出來做生意，讓我的老婆守着她。」唉！老娘苦了一世，那知到了老年還給日本飛機的炸彈嚇瘋了！他的聲音更低了，眼中有點潮濕，聽的人都默默不響。在這時，我了解了一個給日本飛機的炸彈嚇瘋了老娘的中國窮人的心，我也看見了一個給日本飛機的炸彈所嚇瘋的老婦人愛護兒子的心。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更加仇恨着日本的軍閥。至於對於這一個小生意人，我只能多買他一點東西，讓他稍為賺一點錢，算作我對他們的同情，但這也是「騙人騙己」之類的。

（辛報）

一個被炸死的孩子

景江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曾經引起全世界讀者的瘋狂的好愛，同時，他是十足的人道主義，無條件的戰爭詛咒者，也引起了許多進步的批評家的指摘。

我沒有直接受過戰爭的傷害，所以我不懂得雷馬克所以痛惡戰爭的理由。但是，我知道了下面一個事實，我決不因此而無條件的詛咒戰爭，我反而因此更希望這以戰爭消滅戰爭的戰爭更堅實更擴大的展開。並且，我永遠也不能忘却朋友告訴我的這一個事實。

「就是那天下午，」在夕陽光中他流着汗向我說：「我因為在收容組做事，所以匆匆的向××走去，不知道是因為跑得起勁，還是那轟然的巨聲已經把我震迷糊了，我在已經知道炸彈爆發之後，還是向××的門首走去。感謝天，我沒有受傷，但我看到那許多已倒下的，或正在倒下的許多死傷者時，鮮紅的血却把我的責任心喚醒了：我要援救他們！但是，當時實在太忙亂了，人實在太多了，我反而茫然的不知道從何着手。然而這一件事，這使我永遠忘不掉的事，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他說到這裏，面色非常的難看，好像誰在他的靈魂上加上了一面除不掉的鐵枷。

「我記得，我清楚的記得，他是穿着白短衫褲的。」他痛苦的搖一搖頭，「黑鞋，沒穿襪，年紀大概八九歲吧。他橫臥在地下，而一隻手却被握在一個中年婦人的手裏。這婦女，大概已經受傷殞命，眼睛

完全閉上了。而這孩子的胸口，是很大的起伏着，這說明他的呼吸十分困難，我真不知道，我爲什麼偏偏走近他去。當我走到他身旁時，他突然睜開了眼睛，用着細弱的聲音，向我說：（啊我永不會忘了這幾句甯波話！）

「阿伯，唔救救我！」

「我想，無論那一個人聽到這一句話，一定會整個的靈魂都戰慄起來的。我就向他說：

『「我就來救你！」但是，當時那裏什麼車子也沒有，好久我才從很遠的地方弄得一輛汽車來時，這白短衫褲甯波孩子已經死了，——和他母親同睡在一處，一隻手還握在他的母親的手裏。』他說到這裏，差不多像說一件恐怖的鬼怪故事一樣，額上的血管在激烈的跳動。我倒了一杯茶給他，但是他他不呷，只是出神的凝視着窗外。我知道那一個白短衫褲的孩子的一句甯波話，在他的耳邊不停的响着。

「現在」他好久才再說下去，「我是反對一切戰爭了！只要是能夠殺人的戰爭，我總反對！」

自然，這時候我是沒法去說服他的。所以匆匆的就把他送走了。但是，那一個朋友顯然是不對的。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是歐洲的強盜戰爭的描寫，所以他在這種戰爭中感到意義，而感到的只是殘酷，只是恐怖，而我們這一次抗戰，是完全和歐戰不同的。這一次戰爭的興起，完全因爲是日本帝國的不斷的侵略，所以不知道有多少中國的士兵和民衆願意參加這一次戰爭，甚至在這一

次戰爭中死去！同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看着自己的產業給毀滅而不流一點淚！

要如這一次戰爭不開展，以後的中國民族將更陷入於悲慘的命運！×××門口的甯波孩子現在是給炸彈炸死了，不然，將來他是會被敵人更殘酷的方法給弄死的。

秋晴正好，真是一個作戰的天氣。這時候，吳淞口附近大概正在血戰中罷！其實只要必要，我倒以為即使犧牲些人民的財產，什麼也不妨事的。

壯烈的戰爭爲了子孫的永不作奴隸，我歌誦你——即使我也在你的威力下犧牲（辛報）

蘇州河中的五日夜

西 民

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左右，當黃浦江中混濁的潮水，湧入蘇州河的時候，我們乘坐的帆船，開出了老垃圾橋，向西駛去。

一條蘇州河，劃分了兩個世界。河的北邊是砲聲，炸彈爆裂聲的交響，而河的南部，依然是熙熙攘攘，充滿着和平時期，煩囂的市聲。敵機上擲下來的銀色炸彈，很清晰地搖幌在空中，接着是巨大的爆裂聲，一股濃厚的黑烟冒了起來，接着是泥沙和碎紙片飛舞在江上的空際，又落在我們的身上，我們的船恰好是走在天堂和地獄的分水綫上。

船過曹家渡，我們的心裏都有些緊張。因爲再過去，蘇州河的兩岸，都是我們的領土，敵人的飛機，

已可肆無忌憚地幹屠殺勾當了。爲了顧慮到人船的安全，船夫連夜搖出了危險區域虞姬墩，北新涇，一輪深秋明月和連珠似的槍砲聲，送着我們西去，衝破了夜的沉寂。沿途被敵機炸毀的沉船漸多。我站在船頭，凝望着那些半浮在水面的犧牲品，夜風吹來，一些寒冷，心頭起伏着萬丈的思潮。

待等到第二天黎明，船早已駛過北新涇，江水也不似上海附近那樣混濁，微風泛着綠波，朝暎照着兩岸，金黃色的稻禾，野鳥不時在唱着，今年是豐年，我站在船上，望着一片待農夫收割的稻田，領受着新鮮的曉風，和那悅耳的鳥語，心中覺着非常愉快。這美麗的大自然景象，是長期住在上海都市中的人們所享受不到的，兩月來在戰爭的空氣中，過着緊張刻板的生活的我，突然換了這樣柔和安閑的境地，那得不鬆了一口積鬱着的悶氣。然而江南的秋野，雖然逗引着我們這些過久都市生活者的戀慕，可是空中軋軋的機聲，一清早就翺翔在船上的雲中，衝破了美的情境。昨晚所看見的許多沉船慘狀，不期然而然的湧上腦際，恐懼緊緊地擋住我的胸頭，不安的心情，隨着一隊隊的敵機來去。

說日本的軍人，最喜歡與我們的老百姓作對，這真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帆船搖到黃渡，石橋不遠，兩架敵機，正在離我們很近的黃渡鎮上，大施身手。敵機在這非武裝的村鎮，可以很自在的地低飛盤旋，機身上發出怪聲，隨着是疾馳而下，飛到簡直可以碰着船上的桅桿，一連擲了二個炸彈，才側身飛起，這時候可憐的我們前面一艘運米的帆船，就在炸彈下犧牲了，在這種情景下，我們不得不將船靠岸，躲入岸上的棉花田中去。

敵機屠殺民衆的工作，完畢他飛行工作以後，我們漫步入鎮，鎮上人的餘悸，尙留在每個人的臉上，沒有消除。一個老太婆，左手攜着一個小孫兒，右手遮着額際的陽光，伸着頭在向天際張望，龍鍾的姿態和恐怖的面容，觸起了我無限的傷感。被炸沉的米船，船夥因爲早跳下水去，沒有被炸死，他們通身是水，蹲在江邊，望着那生命綫的船的遺容，臉上是無名的悲痛，「人道」兩個字，在敵人的字彙中，顯然已找不到半個影子了。

從黃渡西上，沿途的景色，仍然是美麗動人。但是兩旁沿的船，愈過愈多，中華書局的五船書，被敵機炸得碎紙滿江，小火輪被炸也極多，在敵機炸彈機槍下喪生的船中乘客，屍首，隨波飄流，不時浮過我們船的旁邊，老太婆老頭子小孩子都有一張張灰白的臉，還露在水面，他們的子女，他們的父母，恐怕至今還在惦念着，遙望着他們年老的爺娘，和兒女回到家中吧？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人類社會畢竟會產生出這種血腥的野獸，這真是人類的羞恥。

途中所經小鎮，類多傍水而聚。而鎮中最大的店鋪必定是碾米廠，想見江南糧食出產之豐富。我在船靠岸時，總喜歡上鎮上去閒蕩一回，默察這一帶鄰近戰區的居民，他們的心裏反應，以及救國工作的動態。然而失望得很，在每一個鎮上，我們從未看見過有關救國的標語和漫畫，鄉民對時事也漠不關心，壁報是看不見的，上海的報紙，在一個大鎮中，有一份已算很了不得，幸而敵人的飛機時時威脅着，和平的村鎮，使他們感受到敵人的殘酷，然而這種活的題材，給予他們的反應，是感傷超過於憤

恨，他們的確還在過着糊塗的生活，「民氣消沉」是最可痛心的，然而這又是誰人之咎？

每日在敵機威脅下，坐着這十五世紀的運輸工具，西行重西行，足足經過了五晝夜，逃避了若干次的危險，終於到達這古蘇州了。蘇州是人世間的天堂，然而在日下恰正是人世間的地獄，敵機是一天數度來襲，蘇州的一部份人民，差不多有半天的時間，會消磨在地窖中去，市面是分外的蕭條了，蘇州人民的臉色是貧血的，黃得有些呆板。

蘇州是後方重地，民衆的後援工作，雖然做了些，但總不能使人滿意。有人說後援會的工作精神，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恐怕不僅是蘇州一地的情形吧？現在正是須要動員全體民衆，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時候，我們希望蘇州民衆團體的領袖，和愛國的熱血同胞，加緊地工作起來。在蘇州最欣喜的是碰見了劉良模吳大珉諸好友，他們是青年會軍人服務團的幹部，努力地爲受傷官兵義務服務，成績斐然。他們再三地與我訴說：他們的工作範圍擴大，而應用工具（如書報無線電機）的不足，中國一切都須要從極大困難中埋頭苦幹，以他們努力服務的精神，物質的缺乏，我想是決不會阻礙了他們工作的展開的。

（申報）

南京路慘炸目擊記

潘子農

從八月十三日展開了淞滬區的抗敵戰爭以後，在我極度興奮的情緒中，絕對沒有感覺到半點

恐怖，半點畏懼。然而昨日在南京路上目擊那顆不知來歷的巨彈之爆炸，却使我心頭停留下一個不易磨滅的淒慘印象。我們願意敵人用砲火把全國民衆燬滅於抗戰的前線，但對於這種凶狠的，不道德的轟炸，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假如說：公理是在大炮口裏的，那末我們祇有以血腥的戰鬥來回敬這些野蠻的獸類！

正午十二時五十五分，我在新雅餐室門前和兩位朋友分別後，打算走到揚子飯店去拜訪一位纔從南京來的舊友，揚子飯店是在雲南路與漢口路之間的，所以我從人行道上向西走，預備從貴州路那裏彎過去。剛走了二三十步，突然聽到空中很迫促的飛機聲，我就在貴州路口站住了，仰首矚望，看見兩架巨型的轟炸機，好像被對手方面追趕得很驚慌似的，直向黃浦江那一面逃避下去，從機身的顏色和逃遁的方向看來，其爲日軍的飛機是無疑的。漸見兩機向東隱降，我也掉轉身體，彎到貴州路上去了。就在這時候，忽聞砰然一身，身體受到劇烈的震動，而位在貴州路口的一家洋貨舖的櫥窗玻璃，隨即激碎在我的身旁。

轟炸聲是從東首來的，我的視線自然也移向東邊去了。首先，我看見先施公司門前的玻璃柵柵下一部份來，南京路與浙江路交叉點上的羣衆，慌亂地向四處奔逃，在奔逃的人羣中，就有流着殷紅的鮮血的人，接二連三地倒下來。接着我又發覺離開我身旁十多步的貴州路轉角上，也撲倒了一位穿灰色佛蘭絨西裝的中年男子，因爲距離很近，我看出他的創傷是在靠近腰際的背部，茶杯大小的

窟窿，紅得發紫的血不斷地從那裏湧出來。當他倒下的時候，他還用左手從上身口袋裏摸出一塊手帕來，反手過去掩護自己的傷口，這個動作祇做到一半，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我正預代他發出求救的呼聲，另一個更慘的情狀奪取了我的視線：一個穿白衣黑褲的婦人，右臂雖被炸去，卻還亂哭亂嚷的向西奔跑。等到她聽見路旁的人說她炸斷手臂的時候，僅僅回首一顧，便不聲不響地倒了下來。這「回首一顧」的慘狀，真使我不自覺的流下眼淚來了。

街道中，汽車和人力車都在運送着鮮血滿身的男女，其中有一輛人力車上，一位穿黑拷綢短衫褲的老年人，雙手撫着他被炸破的頭顱，瘋狂似的叫喊着。在他的兩膝間，還僵臥着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

帶着憤怒的心情，我迎着奔逃的羣衆向東走，一路血跡遍地，腥臭撲鼻，先施公司的人行道上橫着兩具殘缺的豔裝少女的屍體，英華街口有一個報販橫倒在一位西人的屍身上。十字路口鐵柱上的崗亭中，那位管理交通燈的印度巡捕的一條粗壯的腿，從隙口裏伸了出來，先施永安兩公司的玻璃櫥窗，沒有一塊是完整的，沈大成點心舖的櫃台也炸成粉碎，據說這顆爆炸物是擦過先施公司三樓的陽台而落在街心爆發的，所以先施公司的職員，大半都受了傷，當我越過廣西路的時候，曾經親眼看見一個女職員扶着一位炸傷腿部的男職員向南走去。

捕房的警備車和另一輛裝滿萬國義勇隊的卡車開到了，我就這樣向西折回，從廣西路走到了

揚子飯店。登樓後，在五樓臨街的陽台上，目送十多輛插着紅十字會旗幟的救護車，裝滿了這些不幸的受難者駛到各處醫院中去，南京路上尋妻覓子的哭聲，尙隱約可聞。

肇事後的南京路，西至貴州路，東至福建路均已斷絕交通。我在下午六點十五分光景，曾設法到先施公司門前去巡視了一趟，其時路中血跡已全部沖洗乾淨，兩旁各商店櫺窗裏碎的玻璃屑，也由清道夫掃成一堆一堆的，正在用垃圾車運去。一位高級西捕很沉痛地對我說：「日本的炸彈，至少有一百磅重量。」

八點半我到了寶隆醫院，那裏有九十幾個受傷者，其中重傷者十餘人，據醫生說是很難有救了。三樓的一個病房中，有姓石的弟兄三人住在一起，當我和朋友在新雅進午餐的時候，他們也坐在一張圓桌上吃飯，現在是一個炸去左耳，一個炸燬右腿，另一個是整個身體都變成紫灰色了。

死，不足懼！死於神聖的民族抗敵戰爭，更不足懼！然而在未死之前，我們至少要替這些無辜的受難同胞，向野蠻的獸類算清這筆血債！

（救亡日報）

下 卷

京滬途中

周文

××先生：

我已到首都三天了，因為一身痛，疲倦，所以直到今天才能寫信。

當我二十日那天下午六點鐘坐上車子之後，才從一個同座者的嘴裏知道大陸報上載着敵軍通告各國使領將於二十一日濫施轟炸首都的消息，這自然是極端殘酷的消息，令人憤恨的消息。對於我國的蔑視和橫暴，可算是無以復加了。而對於我們這班車呢，也是重大的威脅；因為二十一日車在中途，就會恰恰碰上。日寇之屠殺民衆，特別是南站松江的慘劇，還深印在我們的腦中，我們這次的命運實在就很難說了！同座的人們都自然皺起眉尖；但既已如此，也只好聽之。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有人把箱子在架上一塞，口裏說：「管他媽的，來了再說！」可見我們中國同胞們在這次抗戰中對於生命的了解是怎樣。

車一離開西站，紅臉的太陽才疲倦的躺下地去，而圓月的月亮却趕着在藍天上出現了，老瞅着我們的車子，一點不放鬆的跟着車子跑，甚至把兩旁的田野都照得非常清楚！這可是很糟糕的。如果敵機來夜襲，那我們簡直被赤裸裸的暴露在炸彈下面。全車人都開始議論起來了，但結論都向着安

慰自己的方向多：

「不會吧！因為敵機還沒有夜襲過！」

可是十一點半車到嘉興，就聽見「嗎——」的發出一聲長長的警號，接着在別的地方也跟着發出兩聲，鐘聲也響了。全車人都立刻緊張了起來，望着天的遠方，同時也察看站台兩旁，看可有躲避飛機的低坑或青紗帳，而議論和怨恨的騷音也特別響了起來。站台上的警察和站長喊道：「不要怕，大家鎮靜些，不會就炸住的！」幸好這時天上起了雲，月色昏蒙，大家稍為安心些。等到兩點鐘的時候，飛機沒有來，但車子還不動，因為沒有解除警報，於是人們就只好三三五五的走下車到月台上來了。警察向着月台那邊的車站房子一指道：

「嚇！日本人真是可惡得很！昨天就在那兒丟了一個炸彈，炸死了幾十個難民！」

大家的臉立刻變得非常嚴肅，跟着他的手指緊張而沉默地望望那邊的房子，又互相望望；在這無法可想的時候，人們只有更加痛恨。所謂生命也者，倒也算不了什麼東西了！到了兩點半鐘，車才開，大家都深深噓了一口氣，可是車子剛進到蘇嘉路一個小站——盛澤站，站長馬上吹了一聲叫子，立刻止住車。而敵機就嗡嗡的在頭上出現了，媽的，真的來了！最討厭的是，這時月光又明亮起來了，把那飛得很低的三架飛機照得非常清楚。轟的一聲，就是一個炸彈，在車旁二十丈遠光景黑越越的田埂裏噴出火來，好像火山爆發似的，恐怖的紅焰達到一丈多高。接着又是轟的一聲，車子都震抖了，全車

人立刻騷動起來，馬上鑽出車窗，亂紛紛的跳下月台，向田野四散開去。我也不得不跟着跳下去了，先扒伏在車站的小屋背後，但立刻覺得這不對，隨即跟着一個人踏着竹籬跳了出去，可是立刻重重摔我一交，腳筋扭了一下。但這時甚麼也管不得了，馬上爬起，跑到一叢水草邊伏了下去。這時才聽見周圍亂叫着叫聲和哭聲，真是慘悽已極；特別是老太婆、女人、小孩，她們又不曉得扒下去，有人指點她們，她們也不，只在水田邊亂跑着號叫。這可真覺得她們可憐，同時又急死人！這些人何辜，竟然這麼被逼得走頭無路！我呢，只望着眼前的水草決定自己的命運。「如果真逃不脫，也就一死拉倒！」幸而敵機只丟了三個炸彈就飛去了，站長立刻催着上車。這裏，我應該對我們的站長和路警表示敬意，他們的確都非常鎮靜，維持着交通，並且招呼人們上車，如果不等大家上齊，決不開車。我們一上車後，就聽說抓住了了一個在車上放信號的漢奸。據說是這樣的：當敵機丟第一個炸彈時，那人忽然向他對面坐的人借錢看，問是幾點鐘；別人把手錶伸給他，他說看不見，立刻就擦燃一根洋火，於是被捉住。是否真是這樣，我不知道。如果真是這樣，那真可惡，全車人都險被他一人葬送。但這種漢奸，也實在愚不可及。如果炸彈真向車子丟來，他個人又怎能倖免？這種人的無知識，被利用，正證明着我們的教育工作組織工作的缺憾，實在是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

我們車子快到蘇州，在一個小站上又停下來了。聽說是在十點鐘的時候，蘇州車站被炸，路軌壞了一小段，正在趕修，大概要等到天亮才能開去。於是大家又下車來散步等着，自然每個臉上都顯出

焦慮，可是經過前兩次的驚擾，好像也慣了，所担心的倒是天明後，這二十一日，的所謂「總轟炸」的遭遇；因為敵人既開始了第一次的夜襲，很像暴風雨前的預兆，天明後的京滬路上就很難說了。又等了三個鐘頭，車才開行。到了蘇州，天已大亮，只見兩旁稻田裏許多大而圓的窟窿，顯示着敵機施暴的痕跡，車站炸壞了一角，有兩三個火車頭也炸壞了，有一輛鐵棚車還在出烟！從裂開的縫口，可以看見裏面的鮮血，和破碎模糊的骨肉。站旁的一個空地上，則密排着許多各種顏色衣服的尸體，真是慘不忍觀！這就是敵人在昨天幹的，媽的！

天下起雨來了。漸漸大，大家都希望雨落大點；果然，我們的車子一直開過常州雨還不停，快到鎮江，太陽才出來了。車子就一路安然到了下關。下了車，人們都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有人說：

「真是，我走了這一次，真勝過讀一本關於帝國主義的書！這實在叫我們認識得再清楚也沒有了！」

「是的，再清楚沒有了！我也這麼反覆着。」

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敵機之所以沒有如期而來，就是因為上海下雨的緣故。在二十二可來了，上午下午各一次，戰鬥共達四個鐘頭光景，我空軍英勇截擊，打落敵機四架，其餘的都逃了回去。據報上說，除少數平民被炸死傷外，損失不大。原來所謂敵人的「總轟炸」也不過如此！也許以後會加倍厲害起來的吧？但只要我們誓死抵抗到底，也沒有甚麼值得怕的！而首都的人們也確是這樣相信着。

我那天跌痛了的身子，今天好了，請勿念。祝你健康！

文 | 二十四日（烽火）

恐怖列車

林娜

仲度勸我在鎮江再等幾天，等上海稍爲平靜了再走，因爲沿京滬，蘇嘉，滬杭等線，敵機的轟炸幾天來正利害。

「不！我說。」在這時已談不到個人的安全問題。」
把幾件簡單行李收拾一下，沒等他起床，我走了。

天已經破曉，但是街道還像死一般的靜寂，兩旁的店鋪緊閉着，除了零落的幾輛黃包車外，再也見不到人的影子。這城市已經死了足足十四個鐘頭，雖然到了該甦醒的時候，還是沉沉的在睡着。

爲了在火車上免於飢餓，我叫停了車，打進一家食品店去，一個睡眼惺忪的夥計出來替我開門，并從一口木匣內拿出幾片霉蝕的餅乾遞給我，這是應了我底請求，拿來給我當樣看。

「就只有這一種？」我問，微微露出不滿意的神氣。「你聞聞看，它已經發霉了……」

「沒有辦法呢，先生，貨的來源斷了，國難期間，什麼比不上平常，將就點吧。」

「國難期間」這四個字，在這兒已成爲最風行的口頭語了：商人拿最低劣的貨色，賣着最高的價錢，也是爲了國難。」

我遞錢給他，把霉餅乾帶走了。

車站上，老早已有人在等，坐着打瞌睡的，不耐煩的閑踱着的，到處都是。他們差不多都是小商人和工人，有些是想搭車到南京，有的却是要回到蘇州和上海去。一樣是惶急，一樣是倦乏，默默的在走着，沒有互相交過一句話，也懶得去和熟人打招呼，各個人担心着的，要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車站上的職員告訴我，第一班特別快是在八點半開的，但是一直等到十點鐘還不見賣票，倒來了兩班列車和一班傷兵列車，兵車是從南京開出的，傷兵列車則是從上海西站開來。士兵們帶着睡容，但是愉快而且亢奮的，站立在無篷的車廂中，向各方面擠集着的人羣露着真摯的微笑。死也許就在不遠等着他們，敵人們的砲火會從他們身上任一部分跳躍進去的，但他們仍舊是那樣的堅定，那樣地鎮靜，他們已明白這回的抗戰，是爲了國家和民族！

慰勞隊，是一羣年青的中華兒女，她們遞給這一系列戰士以熱烈的歡呼，和雄偉的歌聲，他們也一樣的回答着，這場面的偉大，我痛惜着這枝筆不能表現出來。尤其是那一系列傷兵列車，在吹鼓手底音樂的演奏中，在萬歲的歡呼中，他們一個緊接着一個，在他們身上包裹着的是開花的創傷，披着的是血污的衣裳，蹣跚着的，被抬着走的，一樣是現出了蓬勃的神氣，一樣是幸福和光輝。他們向慰勞者揚着手，用熱烈的萬歲聲回答。我感動着，幾乎要哭出來，淚珠也同樣的在每個人底眼中盈溢着。

「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一個學生打扮的青年，嗚咽着，低聲的叫着，我不敢再聽下去，也沒有勇氣掉頭去看他，迅疾地避開人，我躲開了……

車到了十一點，方開出站，通過了隧道，就用平快的速率飛馳着。在這兒，我們已再也聞不着火藥的氣息，沒有受傷的呻吟和苦面，也聽不到從敵機丟下多量彈藥的吼聲。田園依然是那樣青翠，空氣雜着秋天的氣息是爽朗的。農民們正忙着秋收，被採割過的禾田，一畦一畦地在我們面前飛馳着，逝去。

爲了誰都推測不出的理由，我們沿途被攔着，夜隨着也慢慢地落下了。

車廂內沒有燈，據說在夜行車它常是被作轟炸對象的。過蘇州，沿蘇嘉路走時，天已全黑，濛濛的細雨在下着，車廂內與車廂外，好像是立在兩個世界的邊沿，被弄得混沌，模糊起來。

軍在走着，按着它不變的速率，鐵軌上發出了慘切的呻吟聲。車廂內是死寂的，黑暗的原野也是死寂的，沒有一個聲音，也看不到一點火星，人們都厭煩了，黑暗使他們感到悶窒。

忽然，從另一個車廂內，傳來了一陣喧叫，倦乏了的人們全被驚醒了。不到半分鐘後，當他們知道這喧叫是爲怎樣而起時，慢慢也傳染到這兒來了，不安在波蕩着，望無邊的黑暗中擴大開去。

「燬滅吧，一切都讓它燬滅吧！」一個青年絕望的叫着，他底頭垂倒在一邊。

「這叫文明國人的『膺懲』對付這些手無寸鐵的民衆有什麼用……」

「就是因爲中國手無寸鐵的人太多了，他們才怕。」

「聽着！不要說話！」

「一陣機關槍聲。」

死亡的預兆，死亡的氣息，在全車廂瀰漫着，血腥味，火藥味，一切死亡的回憶，悶窒住每一個人的呼吸。車逃難似的，用着特急的速率在飛走着，雨仍在下着，變得更加繁密了，轟然的爆炸聲，沒有如期的爆發，一切騷擾，又漸漸的停止下去，在耳朵旁人們可以聽見低微的，軋軋的機聲。

我沉靜地坐着，沒有說一句，不久以前在南站，松江車站死傷千餘人被轟炸的慘景，又浮現在我底腦中。我默想着那些屍首不全的無名慘死者，我想着那些在地下汎濫着腥臭的血跡，但是，我不想到自己會是他們底同命者，我從不曾想到死，因爲我還年青，還沒有到了該死的時候。

敵機沒有給我們禮物，替中華民族製造更多的孤兒寡婦，它放了一排機關槍後就飛開了。我們安穩地，照樣的被裝在車廂中，馳過了密集的雨柱，衝破原野，朝茫茫無際的黑暗奔去。

雨下得出乎意外的大，但是，當我們馳過一個小小的車站，就得下來走過一條被轟炸斷，直到現在還沒有修理好的大鐵橋。在橋的那邊，停着另一列車，我們要換了它才能直達上海。上面是密集而繁重的雨絲，下面是爛滑的污泥，人們結成一條長長的鏈子，蹣跚着，摸索着，到處都是騷擾，到處都是咒罵，嬰兒用黯啞的聲音，搖動着兩隻小小的臂膀號哭着，母親滿眼溢淚水，大聲的恫嚇他，大家都沒

有預備要帶雨傘，衣衫又都是單薄的，雨淋着，溼了。苦痛，沉重，但是仍得走着，咬緊牙關，含着怨恨，從這一邊走到遠遠的那一邊，長長的結成一幅中世紀奴隸掠奪時代的流離圖。

在車廂內，我褪下溼潤的衣服，心里含着悲憤和沮喪的感情，今晚的苦生活，使我想起半個月前在江北道上看見一羣幾天幾夜走不完逃難者顛沛流離的情形；一個在道中被敵機炸死丈夫的年青女人，抱着她已發臭的死孩不放；另一個爲了過度的驚嚇，沿着呼號而且哭泣着，因爲敵人對無辜的慘殺，已使她們失去了人性。

沉悶地，胡亂地讓火車頭拖着，衝破了黑暗的原野，衝破了一切死寂。

雨還是照樣的下，但天却慢慢的稀薄起來，遠處傳來了隆隆的砲聲，間以清晰的機關槍聲。

「到了！我想。」但是已到了黎明時分！禁不住頹喪的情感又重新被鼓舞起來。（國聞週報）

從上海到蘇州

王瑩

忽忽地提着行囊，天還不十分亮，經過了冷僻租界的街路，兩三個荷着槍彈的外國巡捕，睜着好奇的眼望着我們，臨出發時，田方沒有來；在一切都是『軍事化』的規約下，我們不能等他，大家都十分地懊喪，走不多遠，田方奔來了，提了個大被包，大家拉着他就走，那時我們的喜悅真是不可言說地了。

出了租界的鐵網，便看見胸前滿是排着手榴彈的我們的保安隊在檢查着行人，我們把護照拿給他們看，他們親切地點了我們的人數，就讓我們通過了。

船停在塞滿了污物的仄仄地小河內，載了三四十人駛開了岸邊。一兩聲嘆息從船尾上的一個年老的婦人的唇邊送過來，走不多遠，滿船的人都在談論着這偉大時代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你們是逃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的家都給東洋鬼子燒光了！』

『中國兵打勝仗，鬼子老吃敗戰！』

接着就是一個人詳細地敘述鬼子的飛機被我們打落了多少架，中國的飛機是怎樣的神勇，怎樣的『行』，這樣地我們好像忘記了『陌生』。大家親愛地談論着。在十二點鐘時，忽然地日本飛機在空中響了，母親很急地抱着孩子，客人叫搖船的夥計加快地搖到岸邊，空氣頓時有點緊張。駛近港口時，飛機更多了，高射炮的聲音清晰震耳，一個船客立在桅桿邊喊着說：『看，快看，跌落了一架飛機了。』

『不要瞎說，這是中國的飛機，鬼子打不中的！』一個口口的米商很快的申斥着。

『你們爲什麼不幫着中國兵打鬼子，逃到什麼地方才是安全地帶，現在是全國抗戰的時候……』我們和在我們近邊的幾個木匠在說話。

『我有一個年老的娘呀！一個工人憂愁地回答着。』

『如果敵人不打去，你的娘也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

『是的，敵人不打出去，我們中國人是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許多人都在點頭附和着：

船在下午五點的時候到了一個小縣城，我們從出發直到現在，除了早晨每人吃了一團滋米飯外，還沒有吃過東西，大家都很飢餓，有幾位把箱子托付別人代提去打聽明早去蘇州的船，還有便去找住宿的地方，我們每人都晒得紅着一張臉，背着一隻軍用水瓶，提着自己的簡單行李，當地人都關心地望着我們：『是上海逃來的，性命交關！』

『不，』我們回答着。『我們沒有地方可逃，我們是到華北去做事的。』我們回頭望他們，他們對我們那麼善意地笑着。我們也笑了。

這小縣城是一個十分簡潔而素樸的地方，人民都穿著得很整齊，表面上是相當的平靜的，地方上的民衆組織也很好，所有的壯丁都加入了公民訓練，（已經有五期了，每期有一千五百人，現在受訓的公民已達七千五）他們隨時都可開到上海前線爲祖國而抗戰的！此地雖然聽不見砲聲，可是敵人的飛機却每天不斷地在脅迫而威逼着牠了。

我們經過警察詳細地盤詰後，一個受訓的公民做了我們的可愛的嚮導，便耽擱在一家小旅舍裏，吃過晚飯洗星海拿了寫好給他母親的一封信給我看，內容大致報告平安的行蹤，他的母親已經

是六十開外的人了，知道他的唯一的孩子要有一個不定的頗長時間在遠地去工作的時候，哭得很傷心，他的信上說：『你平時恨東洋人，我們現在是去幫助軍隊打東洋人的工作，你應該歡喜，每個人都不要自己的兒子去打仗，敵人還會殺得完嗎！』我加上一行在後面『幾個月的時間一瞬眼就過去的，我們回到上海，敵人就打得一個也沒有了，那時我們要一塊兒高興地吃一頓飯，喝一盅酒。

打聽船的同伴回來了，我們明早天一亮便要坐民船去蘇州。我們對上海的希望是在最近一星期內把敵人趕出上海，上海的同胞們一星期後便可自由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船足足搖了一天一夜。二十二日的清晨到了蘇州。

王瑩寫，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海話劇界戰時移動第二隊寄自蘇州

（大公報）

兩月來敵機轟炸蘇州記

鶴 仍

在揭開了華北的抗戰以後，京滬局勢也就一天緊張一天，等到虹橋飛機場事件發生，謠言紛紛，所以幾乎整個的蘇州也就陷在同上海一般的不安狀態中了。有「怯病」而又有財力的人都開始向上海租界上搬去，後來八一三的戰事發動，有些人深悟這「小亂居城，大亂居鄉」的至理，向四鄉（木瀆，東西山等）遷移，但是大部份的人，却仍舊很鎮定而無恐。

我記得是八月十六日上午六時餘，蘇州城區防空機關，曾經發出一警報，但是在城裏，却未見到敵機，據說在半路上就給我們打退了。同日下午三時半，聽到在東南方的空中，有嗡嗡的飛機聲，接着就發現了四隊飛機——十二架——雖然在平地上瞧着僅一二寸大，但是聲音却很響。機聲由嗡嗡而變成了「貢貢」之聲，警報也隨着聽到。看着有一架向下一側，就有轟轟兩聲，因為震動不大，所以還以為是高射砲，但是却有一排機槍聲。等到我由廊下退到屋裏的時候，飛機聲忽變成了一「鳴」的怪音，接着就轟轟的四五下，地上宛如被打樁一般，被打了幾下，門窗不住的響動，一時自己的精神似乎有些特異，眼看在左右的家人，瞪着眼灰白了嘴唇。在沒有幾分鐘後，就解除警報了，街上比較平時反又多了些人，議論不一，後來傳說閩門和老五團都經轟炸，並且死傷幾個人。

第二次轟炸就是在第一次炸後的二小時，警報是在轟炸後再發出。一共是九架，有幾架隨在其餘的後面，似乎比較低些，有人說後面的三架，是我國的驅逐機，我在那個時候雖不深信，但是經過方才的小驚嚇，心裏也未嘗不盼望能有幾架飛機來應戰。上一次是注重城外，此次的目標，却都在城裏了，九架紅色肚子的飛機，不停的在頭頂上旋轉着，結果在附近幾處都被擲了彈。屋根不住的被震動而搖擺，電燈更擺着大幅。在每次聽到飛機往下降的聲音，心中雖然想極力謀鎮定，但是眼睛却會不自主的閉起來，等到聽見了「轟」的一聲之後，神經似乎又恢復些。聽到聲音漸小，所以就走到後園裏去瞧看，暮色蒼茫，心裏似乎是舒了口氣。沒有一刻，忽然有一架飛機的聲音，由城東向城南來，接着

見有一架很低的飛機，尖尖的機翼，還垂了兩盞燈。因為飛得很低，所以我又疑心是我們的飛機來了，可是在將要飛到我頭上的時候，却就向下一斜，我的眼前只看到一片機身的紅色，下面有一個黑色瓜形物往下墮。在那個時候，想躲避是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就望一堆泥上伏下去，聽着似乎一陣風聲，這個時候周身的血，好像都停了一停。後來轟轟的炸了兩下，跟着是些屋子坍塌的聲音。我抬起頭看自己住的屋子，幸未坍塌，心中定了些，自己兩只手却不覺的還緊緊的握着兩把泥土。機關槍聲却尚在屋上，飛機又去遠了，然而警報却未解除。事後知道我住處的附近和後街（瓣蓮巷，西善長巷，高等法院等）也被炸壞了幾處。

就在這夜裏，任何街巷，都未停肩挑背負之聲。到早晨，人力車價最低也漲了十倍，街上僅看見小包大箱的移動，店是都關上了門。城裏在這一天，大約就有十分之七八向四鄉搬去，到下午路上行人也少極了。觀前街，北局，幾處最繁盛的地方，除了有幾個壯丁，警察以外，好像到了平時夜半的情形一樣。鄉村裏因為人去得太，房價和一切也就特別漲高，到後來常常有錢租不到屋子，城裏的房屋，因為十室九空，故而時常被入開了門，用車子或者船，公然的搬去。警察還當作是屋主呢，所以這也可以說逃難的意外損失之一了。

各種商店都停業，可是吳苑等——茶館——反而坐客常滿，生意興隆。原因是爲了這茶館是上、中、下三級人物，聚集之所，每張桌子上圍着幾個人，談東說西，或以有爲無，或以無爲有。一則可以解悶

消煩，一則又可聽些新聞。雖然所聽到的未必可以證實，好在這一班茶客，素來聽慣弦索叮咚的彈詞，譬如聽着一段公子落難，私訂終身的故事，一般的感覺到興趣。

敵機天天飛來，大家越覺得戰事的嚴重起來，有些平時不大看報的人，居然也會睜着眼，等候賣報的人來，先覩爲快。無奈因爲經過了轟炸，報販也顧全自己的危險，不肯跑到街上來，所以連本地的日報也很難買到。本地日報，以吳縣日報銷數爲最大，此外明報、早報都還好。就在那幾天，這三家都有臨時號外，大約是中午和晚間都有一次。號外的售價，朝晚不同，初出版的時候，要賣到七八分，以後逐漸遞減到一兩個銅元。聽說成本很輕，所以一塊錢的本錢，有時也會賺三四倍以上。在號外銷數激增的時候，有幾家關門的報館，也投機發行號外，次數是特別加多，在早晨九時到下午六七點鐘，最多的可以刊發八九次。把這相隔幾次的號外來參閱，可以說略爲加減了一兩項無足輕重的消息以外，其餘則完全相同。因爲希求能得到些新消息的人很多，所以銷路却也不壞。

經過這次空前轟炸之後，連着幾天都很安靜，每天雖有一二次警報，可是敵機都係經過蘇州，所以並未來「炸」。本地的行政當局在通衢大道，貼了幾張勒令開業，違令拘辦的告示。商店門首，居然也有「照常營業」的紅紙牌放着。除了各娛樂場外，沒有幾天大半都復業了，但是買賣却清淡得可憐。有些遷移到鄉村裏去的人，很多因爲鄉居的不習慣，又覺悟到這次戰爭的結束，決不是短期的原因。所以有不少漸漸再由鄉間回到城裏來。觀前街又擠滿了行人，但是多數是臂上纏着「××抗敵

後援會，「民衆服務指導處」等等的布條，武裝的人是多過了穿長袍的。種種式樣的軍用汽車，有些蓋了草，或塗了黃泥，不絕的在路上經過。救護隊的人不時也抬了傷兵向城裏來。很多空的担架，布是已經染滿了血斑，看見了心裏確有些不舒服，但是又說不出個原因來。從幾條大街上去觀察，可以知道蘇州是已經到達和兩個月前迥然不同的地位。所謂「天堂」到現在已一半要淪爲「地獄」快了。

靜寂了幾天的蘇州空中，在九一八的前一日起，連着兩天，又來轟炸了兩次，每次都是九架。第一天在離開觀前很近的城隍廟，是被投擲兩彈，除泥菩薩稍受損失以外，幸而沒有死傷人。據說是有漢奸做信號，火車站左近被炸了幾個洞。等到九一八，敵機的目的是炸火車站，幾輛難民車被炸剩了車底，傳說死了幾百人，後來因爲已經認不清了屍骸，只可以用火燒後埋葬起來。像轟炸這種無辜的難民，我很懷疑，這些飛行員回去，是否在功績簿上，也要加上一項大功？如果有功就可以升官的話，我倒可以指示他們這些毫無人道的敵人，這是一條升官發財的捷徑呢。

蘇州火車站，最近又承敵機的垂青，十月三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再被投了二十八枚炸彈，幾個乘客和三輛貨車是被炸死炸燬了。因爲車內有少數彈藥放置在內，所以在敵機去了之後，還可以聽到斷續的爆炸聲。這次炸後，據說捉到了幾個漢奸。蘇州自從戰事發生以後，天天都有漢奸捉到，同時槍斃了的也不少，形形色色實在太多。漢奸的罪惡已無詞可形容了，如若沒有這些利令智昏的人，敵

人砲火飛機的威力，或者就會減到更低。如何根本消滅這些漢奸？這確是在抗戰中，第一件最大的工作。

蘇州的人，經歷了幾次的轟炸，恐怖的意念似乎漸次減少。名聞全國的印光法師，他就抱定了自己的主張——生死有定——拒絕人家請他離城。雖然大部份的人並不相信這生死有定這句話，但是却有許多人明瞭，現今全中國已沒有什麼「安全地」了，逃難的結果是勞民傷財，明白的人逐漸加多，所以蘇州的情況，將來一定可以日好一日。

雙十節又在目前了，許多人設想，如果不像這兩天那末大雨，敵機或者不免又要來湊湊熱鬧。我想在這未來的十月十日，日本報紙的死亡表上又要有幾個航空員的名字，當然是亦未可知的。

(宇宙風)

日本飛機和中國小孩

劉良模

八月十六日的上午，日本飛機到蘇州轟炸城外老五團，因為他們以為那裏有中國的飛機場，結果祇炸毀了老五團附近的幾間民房，炸死了許多無辜的平民。那天下午，我正在某醫院服務傷兵，担架夫抬了一個血淋淋的小孩子進來。我們趕快幫着看護，把這小孩子擡到手術台上去。我們問担架夫這孩子是從那裏來的？他們說：「我們從老五團的瓦礫堆裏找到這一個小孩子。另外有幾個大人

和小孩都已經炸死了。最淒慘的是一個女人，正抱着一個小孩在那裏餵奶。那女人的胸部已經炸成一個大洞，孩子的小腦袋也炸裂了，然而這女人還抱着那孩子不放，那孩子還含着母親的奶頭。還有一個小孩的肚子給炸破了，他手裏面還抓緊一隻皮球。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子，撲在地上死了，等我們拉開這男屍，才發見這還活着的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這好像是一個小家庭，現在全家都炸死了，而這個小姑娘是因為受了父親的保護，才沒有炸死，可是她也被炸得渾身是血了！

我們去端詳這躺在手術台上的小姑娘，她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有一個可愛的小臉。她已經昏迷了，血和泥包住了她全身，T醫生很快地把她的小衣服剪去了，再叫看護用水洗去了身上的血跡，真是一個長得頂胖的小孩子。我們發見她身上並沒有傷，這是因為她父親把她蓋住了的緣故，可是她的左手已經被炸去了大半段，骨頭已經被炸得粉碎，小手變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堆。她靜靜地躺在手術台上，血不住的從左手流出來，看吧！這是一個犧牲在日本飛機轟炸下的小姑娘！

看護們禁不住流出同情的眼淚。T醫生搖着頭說：「在歐戰的時候，我也在前方服務，但是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對於婦孺隨意轟炸的殘暴行為！日本人已完全失去了人性，變成殘忍的野獸了！」

「這孩子有希望嗎？」我問T醫生。

T醫生撥開她的瞳人，細細的看了一下，再摸一摸她右手的脈息，他說：「這孩子還有希望，現在不過是暫時昏迷過去。可是她的左手已經斷了，我們必須把炸壞的部份完全割去，免得糜爛，使她全

身中毒，同時我們必須止住她的血。」T醫生一面搖着頭，痛罵日本人的殘忍，一面很快地把小姑娘左臂上的腐肉翦去，包好她的傷處。

小姑娘的性命是保全了，但是她的左手已經沒有了，她從此就變成一個殘廢的人。我們天天去看她，因為這小姑娘長得真可愛。她的身體很好，所以兩星期以後她的創口已經生出新肉。

有一天清早，我去看她，她還熟睡着，像一個小天使一樣。她聽見了我的聲音，便睜開一對烏黑的大眼睛對我望着。很明顯的她有一個問題要我來答覆。她說：「劉先生！怎麼你天天來，我的爸爸和媽媽不來呢？」我心裏面一陣酸痛，事實上她已經是一個殘廢的孤兒，但是她那顆小小的心怎麼經得這重大的打擊呢？我祇好騙她說：「小妹妹！等你好了以後，你爸爸和媽媽一定要來領你出去。」

她說：「劉先生，我要回家，媽媽爸爸頂愛我，哥哥有皮球，我也有，小弟弟頂好玩，他們一定很惦念我！」我沒有話答覆她。我心裏在說：「小妹妹！你的家呢？」

再過一個星期，她完全好了。她可以起牀，到草地上去玩。全個醫院的人都喜歡她。她真活潑，我買了一個皮球給她。醫院變成她的家，她變成醫院的孩子。

她常去探望躺在牀上的傷兵，傷兵們也頂愛她。她問傷兵們：「先生！怎麼你們也像我一樣躺在牀上？」

傷兵們說：「因為我們打了日本鬼子受了傷。」

她問：「爲什麼我不打日本鬼子也受傷呢！」

傷兵說：「小妹妹！因爲日本鬼子不愛小孩子，看見小孩子還要拋炸彈。」

她握緊了小拳頭很堅決地說：「我還有一隻手，可以像你們一樣拿着槍去打日本鬼子！」她的決心，她的樂觀，她的天真，使傷兵們受了深深的感動。我敢斷定這小孩子將來一定會變成一個很堅強的戰士。

全中國的母親們！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像這個小妹妹一樣地被炸掉了一隻小手，你們有什麼感覺呢？日本強盜已經瘋狂了，他們隨便殘殺沒有自衛力的女人和小孩！你和你的孩子有隨時被殘殺的可能！如果不趕走這個野心的強盜，我們孩子們的生命沒有保障。看見日本強盜，我們用不着怕，因爲他們是隻紙糊的老虎，我們應該鼓勵全中國的男子來打死他；對於正在戳破日本紙老虎的前線將士們，我們應該爲他們縫衣，做手套，煮飯，洗衣和一切的事情。爲着我們孩子的安全，我們應該這樣做。

全世界的母親們！對於這一羣屠殺人類母親和孩子的兇手，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有力的制裁。我們應該勸丈夫們不要再買日本貨。看他們那裏再有錢來製造屠殺無辜婦孺的炸彈？

日本帝國主義的末日到了，因爲他們的暴行已經激動了世界的公憤。（抵抗）

南京在空襲下

徐志麟

南京的居民，現在是那樣的習慣於日本飛機的空襲了。幾乎是每天，當四周響起了防空警號時，他們便都滿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無慌張之象。

上海戰事剛開始的那幾個星期，日本飛機差不多天天光顧這裏，有時一天來上個四五趟，那時候，當他們避入了地下室後，極其驚恐戰慄，走出來時並切切私議着不知有否危險襲來。但是現在一聽警號響起，都那樣談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計被擊落的日機的數目。

顯然的，南京的防空設備是非常的好，可算是全國各城市中最鞏固的。在這裏，有着很多架驅逐機，那確實數目當然是無從知道，總之是很多很多架，是專門用以來半路截擊來侵襲的日本轟炸機的。城的周郊和城內各處，都置着高射炮，那數量也非常豐富，那是抵禦未被中國飛機截住的日機。

每當日本飛機剛露出一點影子于雲霄時，警號就急速地響起，居民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避入公共的或私人的地窟中，公共的地窟滿街皆是，像是別的城市裏的公廁一樣的多和普遍。警號響起以後，担任防空的軍隊和警察立即驅除路上的行人進入屋內或避入地窟，街上再無人行走。等日本飛機已經離開，解除警報的聲音又響起，極短的時間內一切都恢復了常態。

日機夜間來襲時，警號一響，所有的燈火即刻完全熄滅，防空部隊在各條街上來去巡邏，查看在

第一次警號與緊急警號之間，是否還有燈火未熄，事實上居民都非常遵守紀律，絕無留有光亮的。巡邏者還有一項責任是仔細的偵察，是否有漢奸在放信號給日機。

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機要達到他們的「炸燬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談何容易。

當記者在南京時，曾遇到一次空襲，在那三架日機尚未出現前好久，警號就響起了，路上即刻成為無人行走的死街，路人即避入了地窟中。沒有中國飛機昇入天空，高射砲正在發揮着效能。

我們聽到的中國高射砲的音聲，和黃浦江裏日本軍艦射中國飛機時，那種漫無標的的不絕的雜亂之聲完全兩樣，中國的砲兵開得那樣的準確，每一發砲都打得離日機那樣的近，有一架日機被打中而受了傷，幾幾乎要傾落到地下來，結果却狼狽遁走了，但是比其他兩架要遲了一個鐘頭才逃脫。據說在中途是降下經修理過了。

在歷次遭空襲時秩序都能這麼的好，居民能這麼的沉着鎮靜，這都是要歸功於從前一次次的防空實習的。

雖然日機是不絕的來轟炸，這裏的一切却平靜一如往昔。政府機關方面，下至警察所，上至五院及各部，都照常辦公，職員絕無棄職離京的，並因「非常時期」工作只有緊張而時間延長。商店也均照常營業，只夫子廟那一帶的茶樓酒館和其他娛樂場所都關了門，因為這些場合，現在是再無閒津者了。

看到這種平靜的狀態，一個剛來南京的遊客，如果他沒有注意及路旁的避彈屈，真是不會相信，這個城市曾是數星期來以至眼前，不知多少回遭日機轟炸過的。炸壞的路都漏夜修復了，中央黨部和下關那一帶被炸區域，滿眼禿牆斷壁，殘跡猶在。

我們還會去看過好幾個被炸燬的區域，本來都是居民稠密的熱鬧所在，現在只剩得可慘的一堆堆破磚敗瓦了。

南京雖然時時有炸彈襲來，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鎮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樣。（譯自英文大美晚報。）

敵機轟炸松江餘生記

陸筱丹

爲着杭州的學校將近開學，而火車因戰事關係，屢屢脫班，所以想趁早幾天動身到校，心想如果途中稍有耽擱，也能夠如期到達學校了。

那天，九月八日，早上天氣陰暗，七時半由霞飛路寓所坐車赴西站，預備搭九點半的一班慢車，車到越界築路的地段，連續的有英軍駐守，沙包鐵絲網都是臨時在交界地方堆築起來的。

到達西站時，已是人山人海的搭客和難民、衣箱、包袱，塞在馬路的兩旁。秩序是由市警察及公共租界巡捕維持的。那時正發賣八時正的京滬線的車票，買票的排成U字形循序的上站買票，可是買

票的人太多了，從頭至尾一共有好幾百人，而發賣車票的櫃口只有兩個，所以有些人自晨光熹微之際即到車站候着買票，而屆時尙未買到手者很多。

我在車站後面馬路等着掛發賣滬杭車票的時候，結識了兩位朋友，一位是姓賀的，是在×××學校當技士；一位是姓廖的，上海一間紙盒廠的少東，相談頗投機。當發賣車票時，卽和姓廖的擠入隊伍，預備買票，可是逐步擠去，等了四十多分鐘，還未買到票子，而在我們前面等候買票的，尙有一二百人，自思今晨車票無論如何不能買着的了；那知這位姓賀的早等得不耐煩，試憑着他機關的符號，闖入車房，代我們將票子買好，再招呼我們同攜行李入站。

車站外雖然熱鬧得很，車站內却冷清清，二等車內闕無一人，我們卽坐入靠車門最近的一個座位；於是陸陸續續地有人坐入，到十點五分車開時已座無空位了。

現在且將同一車廂內附近幾個特出的人物介紹一下，因爲他們在松江遭了悲慘的結局，而在車廂中的表現却是如此的。

坐在我對面就是姓賀的，個子頗大，杭州人，卅歲左右，是最健談的，說話中十有五六夾着幾句英文在裏面，表示他學貫中西，後來承他告訴我，才知是燕京大學畢業的，逢人都搭上三四句，以示他手段圓滑。

坐在我隔座靠窗姓廖的是個老實年青的小商人，雖然表面裝得甚懂世故的樣子，言語間却十

分天真。

隔過兩個座位，面孔對着我的，是一個穿着筆挺白嗶嘰西服的中年紳士，上唇留着××××（外國男明星名）的小髭；當一個穿黑長衫的老頭兒帶着他的女兒要坐在他的隔座時，希望他能夠向內讓一些，使他的女兒能夠一同坐的時候，那位紳士竟潑口大罵說這座位只限定兩人坐的，如果要座位，爲什麼不早些來呢？老頭兒被罵得不敢回嘴，只得讓他小女兒坐了，自己却坐在座上的扶手上。

紳士的斜對面，是一位摩登女子，高跟鞋，蓬頭髮，穿着紅黑相間的旗袍，和她的丈夫，指着窗外的難民，不知說些什麼。

車到新龍華的時候，搭不着上一班車而在月台上守候的難民，蜂擁而上，大多數是從車窗口衝入的；隔座的窗開着，就被衝入一家六口；男的是一商業店員，一妻，三孩，和抱着吃奶的小孩。瞬時車廂行人道上，全被擠滿了難民，包裹、衣箱等物，車開時，車輪上的彈簧鋼板，被壓得吱吱作響，可見車上載重逾量了。

從那個由窗口衝入的男人口中，知道他們是從董家宅逃出來的難民，目的地是無錫；由西站開出八點正的京滬車不能搭上，所以只能先往嘉興，再轉蘇嘉路走了。

未到松江車站前，天色更爲陰鬱了，雨點已疏疏地散播在空中；我想如果下雨的話，那末，經過石

湖蕩要步行的時候，豈不要被雨淋成落湯雞？幸虧到站時雨點已經止了；拿出錢來一看，正是十二點二十分，肚子餓了，想吃些麵包充飢。同時火車頭已調到後面，改拖爲推；因爲在石蕩湖附近是不能調頭的。機車經過窗前，見着附掛在機車之煤水車上，密坐着穿白衣裳的難民，心想如果一不當心，豈不跌死？正引手取麵包時，突然車上有人大叫道「飛機來了！」接着不到一秒鐘，全車大亂，個個神經緊張，有些搶着包裹就跳；有些單身跳下飛跑，頭都不回；小孩子大哭，喊爺喊娘，那時窗口似乎太少，個個拚命爭着向車廂外跳下，我和那姓賀的大聲叫着他們不要亂跑，因爲他們大都穿白衣裳，被陽光一反射，却是最明顯的目標；叫了幾聲，却毫無反響，飛機螢螢的響聲，却越來越近了，坐在我旁邊靠窗側的那姓廖的，提着一只小皮箱，跳下火車狂奔，一轉身就跑得不知去向。這時車上只剩下五六個人，我知道事急了，馬上將兩皮箱取下，一隻放在行人道上，座位之側，將人家遺下的鋪蓋箱子，放在座位上，將窗關閉了，可是那姓賀的却反對完全關閉，所以留着全窗五分之二開着，誰知那一塊空隙却是將他擊中那顆機關鎗彈的道路呢！我立即鑽入座下斜臥着，並移動另外一皮箱在前面擋住，心想此次萬一炸彈投中在我頂上，那是必死無疑；但是如果炸彈投在附近，則我上下左右前後都有障礙物保護，炸彈的鋼碎片，不至於會碰到我分毫。說時遲那時快，飛機的聲響，已迫近頭頂了，突然——索——轟的一聲，接着機關鎗咯咯不絕地響着，車廂裏面的電風扇、燈泡、玻璃窗，和着震壞的木板亂飛，窗外受傷的無數難民，呻吟呼救，哀哀淒淒地哭喊着，遠遠地還聞到難民奔走的步聲和飛機上的機關鎗掃

射聲；身旁那位姓賀的慘然對我叫道：「老陸，我腿上受傷了，你必得救救我呀！你有沒有受傷？」我說：「我沒受傷，我必定救你的，我帶了紗布和棉花在皮箱裏，等一下敵機去後，當替你包紮……」話還未說完，那一家六口類似店員的，也哼着：「先生，求你救救我呀，我的腰部受傷了！」接着又哼個不停。我忙道：「我救你的，我沒受傷，你放心好了。」飛機接着又來轟炸了，接着轟轟的兩聲，落在前一個車廂上，難民受傷呼痛之聲不絕，一隻被炸斷血淋的小腿，從窗口飛入，木然的落於行人道上，污血四射；接着又是一陣機關槍掃射的聲音。姓賀的叫道：「你看我臀部上一大堆的血，唉！我受傷了。」我明知道他是中了機關槍，却不便對他說明，因為明白地對他說出，或者會引起他心中驚慌，神經大受刺激而昏厥。所以祇好對他說：「恐怕是你邊旁受傷那個人的血水流到你身邊的吧，你不要疑心。」他摸了一下，苦口道：「不！不！不！那是一個傷口，必定是機關槍的彈子了；我爲什麼不聽你的話，將窗關密？唉！我的妻子在上海，懷孕已六個月了，母親還在杭州，如果我死了，她們不知怎樣好了？」我安慰他道：「不要心慌，我想只是被炸彈的小片子打入去，不要緊的。」他道：「老陸，我的頭部太不安全，讓我的頭部伸入你的座下好不好？」於是他將頭伸入，枕在我兩膝之間，我看他冷汗直流滿額，嘴唇毫無血色，口中喃喃不絕。亂呼：「上帝救我出險！」「上帝將日本飛機滾蛋！」「上帝保佑我！」「God bless me！」飛機聲音又近了，我想這次航空獎券會中獎了吧，咬緊牙關，雙目一閉，口中亂罵怎樣此地沒有防空設備，連一架高射機關槍去抵抗一下都沒有，讓人家亂來轟炸屠殺；真正豈有此理。炸彈響後，聽

見一件高大的建築物倒下了，彷彿是水塔，車子却被牠震起，跳了一跳。我想這次又中了一次末獎了。隔不遠又聽聞一婦人大呼：「阿彌陀佛，觀世音救苦救難菩薩！」不止，雜以姓賀的「上帝×××」！覺得宗教之爲物，是在人事絕望之時，給與信徒心靈上最後的安慰，可是事實上也是空心湯團，無濟於事。在如此險惡情形之下，不信宗教的聽見了此種聲音，徒使人心不安，於是我大聲道：「不許叫，叫什麼？安靜些！否則亂子來了。」果然車上是沒有聲音了，飛機還在低空盤旋，車外受傷人的哭聲更慘。那姓賀的夾在我膝上，額上的冷汗將我的黃斜短袴弄濕了，他也不叫上帝了。低聲地問我：「現在可以出去了麼？」我道：「尙未到時候，你聽，飛機的聲音不是還在車上麼？」果真，在機關槍聲音不斷裏，又連投了四五個炸彈，幸而都炸在列車後邊的幾輛。那小店員到這時也不哼了，在內衣裏摸出一張名片插在頸領上，靜靜地合上了眼睛，姓賀的觸景生情，從他領上將名片取過來，用鉛筆將他自己的名字賀××寫上去，（那小店員叫劉××，江蘇太倉人，由名片上知道）又將名片放在他與小店員之間，我暗道：人且不能保，卽留名待人收屍亦何可恃。不過也不去說穿他，因爲這樣一來，他們也許可以得到稍許的安慰。我偶一抬頭，見到一張報紙，不知是給什麼東西飛炸到我眼前的，印着「泰山崩於前，其色不變」，心志爲之大振。仔細一看，原來是中央儲蓄會的廣告，我素來是不相信神鬼，此紙偶然飛到眼前，而又與此時此地暗合，迷信者必多方代爲解釋，固無庸我來饒舌，亦不必去解釋牠了。敵機共拋下炸彈十七枚，卽以爲達到了他們的任務（轟炸無抵抗之難民）飛去了。我聽見飛機聲音

漸小，即蛇行至窗口，看一下牠們是否飛去，果然，飛機已漸飛離松江了，於是反身叫那姓賀的火速下車；我先由窗口跳下去，先看一下，天空飛機果然遠了，才幫助那姓賀的下車，半挽半扶的和他蛇行入車站附近的草地上伏着，只見車站上的天橋水塔月台等均已炸毀，兩輛客車正在燃燒中，男女老幼受傷的及斷臂去腳的死屍遍地皆是，血跡血水隨處飛流，腥氣撲鼻，斷磚焦木，破鐵碎屍，混在一起，紅的黑的，赭的灰的，分辨不出是什麼東西。車站後面小塘裏，浮沉着幾個血屍。那個在車廂裏神氣活現的西裝紳士，在塘裏爬起來，混身污泥血跡，遠看極似一只大爛蝦蟆。據他說是給炸彈炸傷足部，才滾入泥塘中的。我見敵機已去，即趕緊跳上車廂，將自己的兩件行李檢出，剛預備出去看足邊姓劉的小店員時，外邊受傷的大叫：「飛機又來啦！」我一聽見，馬上將兩件行李向窗外一投，遂即跳下，向空中一看，敵機毫無，恐怕是一般難民看見飛鳥經過，疑是敵機。劫後餘生，草木皆兵了。

我提着兩只沈重的皮箱和姓賀的入鎮，沿路有一小工模樣者手抱一小孩，飛向車站奔去，口中狂呼：「唉！唉！我的行李呢？」想來是飛機未轟炸時奔入車站，見飛機去了，再回車站取行李的。路上還有許多人，滿身污血，倒在路側，沒人救護。

有一穿黃色制服者，竟向我們探問：「火車站上，究竟死傷幾個人？」如此妙問，只能以不答答之。（試問在此時候，還能逐一的去細數嗎？）

有一身穿草綠色中山裝的胖子，頭戴鋼盔，一步三搖，施施而來；後面又跟着幾個帆布床扛工，探

頭探腦，向我們問訊，亦係：「重傷者幾個？」承他告訴我們醫院地點；姓賀的不願被扛，由我扶着，勉強步行到醫院求醫。

松江的後方醫院是在×××，由學校改成，可容數百人。到醫院時，被連到醫院重傷難民尙少。我設法請了一位醫生爲姓賀的診治，消毒及止血，彈片入臀部甚深，要照過X光後，才能決定彈片地位。

安置好姓賀之後，我即馬上打電報回家，報告平安，並代姓賀的打一電至杭州與其母親。

不到半個鐘點，醫院裏早塞滿了好幾百，輕傷的重傷的難民，血水淋漓，滿口叫醫生救救他們。真是慘不忍睹，醫生和看護也忙得東跑西跑，棉花紗布又告缺乏，趕緊將用過了的紗布洗淨烘乾了再用。大多數難民的創口，是傷在背後腿，臂部份的。想來是炸彈爆發及機關槍掃射時，他們正在逃走，不料却中了炸彈的碎片子或槍彈。

一個一歲左右的小孩子，滿身污泥血跡，頭部面目被炸得模模糊糊，小口還哇哇的亂叫。據將他救回來的扛工說是從車站軌道傍救回的，他的父母，已不知生死。

那位在車廂中的摩登女子，却在此地發現了。她的小腿，大腿，腰部都受了重傷，手臂給機關槍穿過，足上還穿着一只脫離高跟的皮鞋，昏迷未醒。

一鄉婦躺在草蓆上，左手掌部全被炸去，碎了的筋骨，肉，混着湧出的鮮血，見者酸鼻，可是她右手

還緊抱着一嬰孩，露着奶子喂他吃。

病室中充滿了悲慘呼號痛哭之聲；耳所聞，目所見，莫非痛極亂呼，死亡悲哀。日人之狠毒橫蠻，實令人髮指。

因爲姓賀的是在×××學校的高級職員，這次回杭州是有相當使命的，我卽代他通知當地政警當局，請求他們設法迅速用汽車送他至上海醫治，惟當地沒有汽車；幸而後來多方商談，他們卽派警察在公路上截下了三輛從西至東，途經松江的小包車。當時我本不想返滬的，擬在松江候車赴杭；但姓賀的死亡的將我拖住，不令我離開他一步，遂毅然陪同他上車返滬，送他入了××醫院，辦好了手續後，纔雇車回家。

此次日機十一架，係從上海方面飛去，本已飛過松江，但又折回轟炸，共投下炸彈十七個，內中燃燒彈數個，機關槍亂行掃射，死傷約六七百人，多是無辜的難民，車箱燒毀六輛，炸毀四輛。車站，月台，水塔，天橋，路軌均炸壞。生還而毫無受傷者祇五六十人。記得三年前，投考浙江大學的時候，投考的人數與取錄的比較，是十幾人之中纔能夠取錄一人；這次松江車站遭炸，死傷的與安全的比較，也是十幾人中得一人，Probability差不多，成了一個很有趣味的比較。但能安全而行李沒有損失且能當日返上海的，只有我一人而已。

（宇宙風等聯合旬刊）

松江火車站蒙難記

吳大千

如果在我們人類以外真有什麼鬼的話，甚至更有什麼鬼門關一類東西存在的話，那我會笑着說：我現在是一個鬼門關裏逃出來的人物。

我第一先得感謝日本帝國主義，而我更要感謝把持日本帝國主義燃起侵略火炬的少數日本少壯軍閥，以及一般低能的日本空軍，因為他們這樣野蠻的手段，使我看清了他們的狐狸尾和陰險臉，使我看到了他們無恥的行動和無能的手段。

昨天的現在，我是站在陰陽交界的地方——松江火車站慘劇的恐怖狀態中。而現在，我還是人類中的一員，雖然我的半只耳朵飛去了，我的手臂射傷了；雖然我躺在病榻上，吃着藥忍着痛。

我值得記憶起昨天的經過，那慘無人道的日本空軍轟炸松江火車站的經過。

那是偶然的突發的事情，會方派我到杭州去一趟，接洽某項事務，因為自己在杭州住過一些時比較熟悉的關係，那種責任是不應該推却的。

到松江是十一點半，恐怕火車上沒有東西買，於是先到街上去走一回。當我從上松汽車公司向北直踏大街這段過程中，瀏上我的記憶的是一張張肅殺的慘涼的圖畫：兩旁商店的門都豎着，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三四條野狗在亂跑，一陣陣炸藥的殘餘的氣息還時會撞進鼻子——也許我神經過

敏吧。我鼓着勇氣，從大街上向東跑，呈現在眼前的還是一張張剛才見過的圖畫。不過在形式上是擴大了的，有一二家商店開了一扇門，裏邊有一二個店員在侷促的狀態下徘徊着，街上偶然有三四個黃色制服的人走過，那是童子軍，勇敢的童子軍。除了這些，我再不能可以看到什麼了。

感謝那片牛肉舖，我總算幸運地買到了兩塊牛肉，我很快的折了回頭，趕到火車站上。火車還沒有到，月台上站滿了乘客；他們大多是從上海逃出來的，現在又要逃到在他們認為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了，他們臉上顯露着悲哀，憂慮和憤懣。我問一位乘客，才知道再過一刻鐘火車就到了，我就買了車票。等着，等着，一刻鐘的時光很容易飄過的，一輛長蛇樣的列車終於停在人的面前，於是乘客像蜂一樣的向火車的各個口中鑽進去。乘客實在太多了，車廂中擠得大家只能立着，四面又充滿了汗臭和小孩子的哭聲，我忍不住擠到車門口呼些新鮮空氣。我應該特別說明，火車到站是正午十二時二十二分，現在是十二時二十五分，距離火車開行時間只有幾分鐘了，然而這一齣悲劇就在這時演出來了。

「軋軋」天空中忽然有一種很有力的聲音在響，況且愈響愈近了，經驗告訴每一個乘客，那是飛機呀！於是車廂里的空氣緊張起來，靠近窗的人爭着探出頭來，好奇心也不能使我例外，我站到上車的那塊踏級上探出了頭，呀！飛機一點兒不錯，都是雙翼，而且翼下塗有紅的太陽，一二三四……一共是八架，我記得，我清楚的數過，這時有幾架已在頭上盤旋了，況且是十分的低——日本飛機，日

本飛機」「八架，八架，」「呀！打盤頭了，打盤頭了，」車裏的乘客都叫起來，同時臉色上都慢慢的青了。

「不要叫！頭伸回來！頭伸回來！有人這樣一喊，於是探在窗洞外的頭，一下子全縮了回來。大家都屏着氣，注意着上面的聲音，像刑場上被處槍決，囚犯還注意着劊子手的槍聲一樣。

「卜，卜，卜！」機關槍開始掃射了，非常的密，飛機的吼聲也更迫近，更宏亮了。車廂里秩序混亂了，哭聲，叫聲，人們跌下車去的聲音。月台上，一羣人都向車站後面跑了。就在這時，我的筆怎能形容出那「轟」的一聲呢！炸彈終於在我坐的車後面爆發了。

我嚇昏了，我只記得當時飄也似的跳下了火車向南跑，其餘一切都沒有看見聽見。我跌了一交，同時又聽到「轟」的聲。彈片在我上面飛過，我就再爬起來，向前跑。終於我跌到了河裏，幸虧我機警的攀住了河邊的蒲公英，不然，我也不會活了。這時我清醒一點了，我看見很多的人避在水裏，同一樣，還有很多的人覆在浜邊上。我耳朵里聽見的，只是一陣陣的炸彈聲和機槍聲，以及一片悲慘的哭叫聲。

一只飛機又飛到小河的上空，機關槍掃射個不絕，子彈落下水去，咯咯地響。我親眼看見東邊一個覆在浜邊上的，忽然呀的一聲，隨即滾下水去，死了。飛機繞了二三個圈子，終於投了一個炸彈，落在河心，水花濺得一丈多高，但是沒有爆發。然而，我在水裏已不相信我還存在着。

大約過了十分鐘吧，軋軋的聲音沒有了，敵機遠去了，於是人慢慢從各處爬出來，我也從河中溼淋淋的爬到岸上。要不是另外一個受傷的同胞告訴我，這時我不曉得自己也受傷了；我的右耳朵給炸彈片打碎了，我的一只手臂給子彈穿了一個洞，血不停的在流。我咬着牙根忍着痛，踱到車站上，我要看看日本空軍所殘酷地作下的一張永遠滅不了的悽慘的圖畫。

黑烟布滿了這車站四周的天空，車站的一角被炸了，下面躺着一個人，有點像脚夫，已經斷氣了。五節火車被炸了，煙還在直冒。軌道上，車廂裏，到處是死屍，橫斃着，斜倒着；有的扭在一團，小孩還握着他母親的手；有的頭和手沒有了，有的簡直像燻熟的山芋一樣。血灑滿了地上，呀，鮮紅的血，我不忍再看下去，天呀！我的眼淚是瀉出來了。四周盡是一片嘈雜和哭聲，火藥氣和肉臭味充滿了鼻子。

救護隊來了，我也結帶了去。經過醫治後，我硬着頭皮仍趕回來。

現在我躺在牀上，已經跳出了鬼門關，傷口的痛楚還常常來襲擊我，但痛一次就增強了我一分抗日的熱情和決心。熱血沸騰了，我要破口的吶喊！

（辛報）

松江的浩劫

夏征農

××：

真算是一種偉大的經驗，我的前後身旁，共落下了十七個炸彈，車身全毀了，後面的五節被燃燒

着起來。但躺在車裏的我們一共十人，被埋在木片行旅堆中，却絲毫沒有受傷。朋友，你看這是不是奇蹟？

我們是在六點鐘動身的。到了車站，已擠滿了人，但滬杭車却要十點鐘才開，我們只好在車站外馬路上等着。天空很平靜，當時，我心裏想，今天是空戰最好的時候，我們等着看吧。車站上的旅客似乎並沒有什麼驚慌，各人提着包袱排成隊伍，向售票處前進。小販也照樣雜在人羣中叫喊。

八點半鐘，京滬車開出了。我們便把行李放到月台上，以免臨時擁擠。妻悄悄地對我說：『這裏很危險呢？』我沒有回答。這時候又那裏顧得到危險？我望望天空，依然沒有動靜，也沒有聽到一點炮火的聲響。

九點時，車到了。我們立即坐上車。起初，不見得怎樣，過後，愈來愈擠，我們只好把自己的位置縮小起來。不等一分鐘就要看一次錶，心裏老是追問着：爲什麼還不開車呢？

開車後，我的心算是比較安定了。一路上，並沒有看到一點戰爭的影子，妻好像感到失望起來，『不見得有什麼危險？』我知道，這個結論是下得太早的。

車上已經擠滿人，但每一站還是不斷地湧進，在新龍華，因爲車門塞滿，大都從窗口搶爬入，在車內的人頭上滾有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太婆，大約有二百磅重，就坐在奶媽的身上。奶媽叫起來了，推她坐開去，她一直不動。我的妻也說這老太婆太豈有此理，這樣要把孩子弄壞了。這自然也有理由，然而

大家要逃命的時候，是沒有理由可說的。我只好叫奶媽坐在椅子橫木上來。十二點鐘的時候，到松江車站了。車剛停下，就隱隱聽到嗡嗡的機聲，一會車站上已經亂起來，『飛機來了呀！』接着就四面八方跑。車內的人早也動搖了。一羣一羣從窗內滾出去！雖然還有人喊，『不要亂跑呀！』但沒有一點効力。第一個炸彈丟下了接着是一片哭聲，求菩薩聲。我忙抱過我的大寶寶，命令着大大小小，奶媽娘姨，都躲到車內椅子下，把行旅等堆在身上。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有這樣的鎮定，如果當時跑下去，不僅受傷，最少我的婆婆十之八九要因跑不動送命了。我們躺在椅子下等待死神的降臨。在炸彈落下前，總有一陣機關槍的射擊，而且炸彈也總是雙管齊下。我的耳朵被震聾了。起初十餘個，都還似乎隔了相當的距離，最後，機聲壓在頂上，我聽到一陣鐵道旁的樹葉的沙沙聲，我正預感到這回可完了時，身旁馬上是一聲巨響，車身全都被毀了，木片玻璃滿飛到我的身上，有一點小鐵沙子，陷入我抱着孩子的手背。停了一回，機聲漸漸聽不到了，我忙叫睡在身旁的李媽，先爬出來，再把奶媽拖出。大寶寶交她抱下去了，當拖出妻，去拖婆婆時，我發現一個中年農民躺在她的脚下死去了。我只好把那死人的頭搬開去。我們一個都沒有受傷，不見了韋民。我指定他們先到那一個樹林子裏去，我便獨自在車上清理行旅。箱子都炸破了，有一個箱子的衣服，盡倒在殘破的木片上，我一件一件把那些行旅推下車站。我跳下來，發現後面的車子已被敵人的熊黃彈燃燒起來了。

我向我指定的樹林去找他們。車站的旁邊籬笆下，排列着許多血淋淋的身體。走下去，情形更慘

了。一具一具的屍首躺在地下，大都是跑時炸死的。有好些面朝下躺着，彈片從屁股後炸入，皮肉稀爛得像醬糊一樣。有的全身炸掉了，只留下一大團肚腸。還有好些撲在田裏，裏面淹死的。有一個右手被炸去半截，但他却還挑着一担行旅在田路上喊着，朋友，你想這情形是怎麼的慘酷啊。最慘的，我覺得還是那些生人的哭喊，有一家人，一共十二人，却只剩下了兩個人。日帝國主義屠殺無辜的暴虐，是一定要受到應得的懲罰的。

找了好久，我都沒找到一個家人。我只好再回到車站，等了一回，李媽來了，大的孩子也來了。我才幫同他們把行旅搬到他們的所在地。這時紅十字會的救護隊，已經在活動了。

在我第四次到車站時我才找到韋民，他是在開始跑出去的，但他的兩手因嚇慌了，跌了一交受傷，我們大家都很累，尤其是婆婆幾乎一點都不能走。我們只好叫挑夫把行旅挑到附近一個村莊上暫住一晚，但當我們到一個住所時就有人警戒，在這非常時期，私人是不能留住的。他們叫我們到收容所去，或到城裏的小客棧去。後來兩個十字會的救護來了，經再三交涉，方容許女人孩子留在那裏，我和韋民跟着一直上收容所去。

我們總算是死裏逃生了，但明天呢？

朋友，我們還住在松江，今天能不能走還是問題，有件事，要你們轉告王任叔及各位朋友，我暫時不回来了，我得負責把一家人送到江西一切，以後再說吧。

昨天死傷據說有四五百人，我也想也許還多些吧。

所有相知的朋友都請代告我們平安。

（戰線）

在轟炸下遊歷蘇浙皖贛四省

朱鏡冰

這次日本的侵略，促成了中國的統一。各黨各派都在一個大前提下聯合起來。不論貧富老幼，士農工商都站了起來，担負起一部份救亡的責任，遵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至少記者所遊歷的四省的民衆是這樣的。在途中，一個農人和我說：『我們只有抗戰到底，因為我們不願意做奴隸，不願意子孫做奴隸。』還有一個知識份子和我說：『我們並不願意開戰，但是日本逼得我們不能不戰。』自然，民衆的損失是非常重大的，日機的肆意轟炸，毀壞了無數生命財產，但結果只是加強了中國人民堅決抗戰的決心。凡和我說過話的人，他們的答案只有一個，『我們不願做奴隸！』日本人的宣傳和散傳單等於冷水澆在硬石上，一點效果也沒有，反而激起新的仇恨。人民對於抵制日貨，從未有過這樣地自動和嚴厲。除掉一兩地方以外，人民並沒有怎樣恐慌騷亂的景象，對於政府也毫無怨言。總之，記者遊歷蘇浙皖贛四省後的經驗至少可以證明一個信念，就是日本的侵略促成了中國的統一。

第一日

我們在早晨八點二十分離開上海，車上滿載了食品與汽油，打算在六七小時內抵達杭州，駛出

法租界不久便來了一個保鏢——原來一架日本水上機正在我們上空偵察，足足跟了一小時。

不久我們的車竟陷入泥中。好容易找到一個鄉下人，我們就和他講交易，結果出了二塊錢，由他找了二十個農民，費了二十五分鐘時間，始把車從泥中拖出。誰知半小時後，軍事人員上來阻止我們前進，說前面日機正在拚命轟炸，不久我們的確聽到軋軋的機聲，這時軍事人員及其他平民都鑽往草堆，我們立即把車停在路旁大樹下，奔向十碼外的小林中，急得把照相機望遠鏡都遺在車上。同時只見四架日機在空中排成人字形盤旋着，一刻鐘後，三架向北飛去，另一架不知下落。再加速前進，吃了中飯，前面警察又來阻止了說：『杭州將有空襲，你們還是等在此地好。』我們告訴他，轟炸的事我們在上海已司空見慣了，於是讓我們繼續前進，減低速率，到了車站，寂靜無聲，街上除路警外，一個行人也沒有。到旅館，才知剛才的四架日機，有一架被迫下降，一機師被俘，餘二在逃，正由警察往四鄉搜索，二天以後也活捉到了。到下午四時十分，始聽到解除警號。四時二十分，第二次警報又來了。可是他們勸我留在旅館中，或者最好避進地室。但是我們因為有公務在身，就走出旅館，路上又被警察阻止，教我們集中在防空壕中，我們為服從命令起見，就鑽入壕中，後經向警察說明已約好了訪見的人，他們才讓我們向目的地進行。歸來，天已黯，路燈上已加了防光罩，看到杭州的防空設備，真使我們佩服，尤其人民的精神值得稱讚，大家都說：『我們寧願死，不願受倭寇的統治。』

第二日

一清早，空襲警報又來了，我們只得起身避往依山建築的地室。地室中有椅有桌，並且還有二人在悠閑地下棋，他們說：「我們來了好久了，與其老等着解除警報，毋寧下棋玩玩。」還有一個在吃餅乾的人也這麼說，他的餅乾聽上所有個和平女神的商標，和此情此境構成一個強烈的對照。街上鴉雀無聲，明鏡般的西子湖，真幽靜極了，一小時後警報解除，我們就帶了上海警備司令部所發的通行證走到市政府，因為那時附近一輛人力車都沒有。飯後就到省政府，第二次警報又起，跟着省府職員到一道地室，出來到街上購些刀匙等物品，又備了充足的汽油，打算在明晨上徽州去，因為軍事統制，在內地是無法買到汽油的。

第三日

侍者清早就來叫醒我們。我們收拾了行裝，把汽車開向添油站，以便添些滑油。途中遇到日機來襲的警報。照例在警報響時，添油站就停止工作，但工友們看到我們毫不關心警報的態度，也就趕緊爲我們添油。

汽車剛一駛出站外，第二次緊急警報又響起來。街上闌無行人，我們不管三七廿一向公路開去。此後，一路未停，直到中午我們始在路旁野餐。那兒遇到幾個鄉下人，他們給我們的印象很深，這幾年中國政府所努力的識字運動，提高了農民的智識不少，他們說只要一看見日本飛機從他們頭上經過向南京飛去，就可知道那是從中國以前的地方台灣飛去的。這話出於一個鄉下小孩的口中，

能不令人驚異！

飯後繼續前進，我們到了浙皖交界的山口昱嶺關，這時對面有輛車開過來，我們不得不等一等。我們乘機和內地的居民說話。他們圍着我們急於想知道上海和華北的最近消息。他們都有絕大的決心，表示惟有打敗東洋人，中國才有出路。

車於下午三時半到徽州，添了汽油，我們決心再往前走，四時三十分，到達屯溪。汽車站旁，有個新建的旅館，我們就在這裏過宿。那天晚上我們成爲全旅館的談論中心。

吃過晚飯，我們在黑暗之中到鎮裏遊歷。忽然有印刷報章的聲音傳入耳鼓，跟着手電筒的照耀，我們尋到一所小房子，裏面有二個人在印徽州日報，手搖機不斷地工作着，印出火熱的新聞供給內地讀者。一個漂亮的青年主筆張某熱烈地招待我們，從談話中和觀察中我們瞭解了皖省偏僻地方人士對於國事的關心。

第四日

據汽車站職員見告，此去南昌須走四四五公里，而汽車路又不好，所以大家早上很早就起來。昨夜我們大部份的時間化在與「斯汀生飛機」——我們爲蚊子所起的綽號——的戰鬥上，幸而坦克車（臭蟲）沒有，倒還算運氣。

徽州到南昌的一段公路，消損得很厲害。每天有許多載重汽車經過。我們還渡過三四次河。

我們行近南昌的時候是在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停止！」一個中國兵從樹後高叫着。「日機正在空襲，你們必須等日機過後再進。」天空很明朗，落日尚留有餘暉，我們看見高空有四架飛機。不久聽到了軋軋的機聲。最初只見九架飛機成隊飛行，後來又有三架。這時我們才知道那四架是中國驅逐機，正在與日機搏鬥，地上可聽到明晰的機關鎗聲。日本轟炸機丟下幾個炸彈，落彈處離我們不遠。日機在城中投彈以後，就立刻飛走。七時十五分鑼響解除警報，到達南昌，已經是下午八點鐘了。

第五日

今天全化費在訪南昌要人及視察日機投彈區域。

買了一些汽油以後，我們就去訪問南昌市長，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是保安隊總司令，又是全省防空總司令。市長詳細地告訴我們江西的情形。

下午我們組織一個攝影隊。凡經日機轟炸的地方，都一一收入我們的鏡頭。南昌人的確很鎮靜。那些受過空炸洗禮的人，又在他們的斷垣殘瓦中建築新房子。

第六日

昨晚決定今天破曉動身。所以六時就駕車向屯溪進發。路上看到前日機光顧過的地方，一切照前一樣。炸彈洞已經填滿，飛機師毫未受損。

在停下來吃中飯的時候，一個農民告訴我們，他每天晚上要走五里路到南昌城裏去聽無線電

廣播。

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跑四四五公里回頭路，的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們到達屯溪，才深深地嘆一口氣。車開進旅館，老板很客氣的招待我們。這時包圍我們的人，比上次更來得多，他們都想打聽消息。我們在這個小鎮中居然成了要人。原來當我們上次離屯時，第二天報紙上就滿載着我們到鎮的消息，特別記載了我們所述關於上海戰事的新聞。

明天我們將往蕪湖而達南京。

第七日

我們應該向日內瓦國際勞工局控訴，因為我們一天的工作，已經超出了八小時。夜間經過和「斯汀生式飛機」長期抵抗後，今晨五時又開始我們的征塵。

到達甯國，我們發現我們不但在屯溪成了要人，凡在屯溪報紙足跡所到的地方，我們都成了要人。我們用不到呈上國書，就有不相識的人會叫「啊，你原來是某某先生。」

下午很早到了蕪湖。好容易問路到縣政府，縣長剛吃過中飯，他告訴我們蕪湖城日機並未肆虐，只是城外臨時飛機場會被炸過。談了一些話，我們就離開蕪湖，向南京進發。

行近南京，車輛的往來就頻繁起來了。我們並未經過多次查問便駛進城裏。出人意外的是首都裏面一切照常，商業依然進行：公共汽車偽裝着來往，有些建築物塗成灰黑色，街上多些防空壕，此外

什麼也沒有更動。

汽車駛進了下關的旅館，我們結束了一天的行程。

第八日

一夜舒服過去。經過兩天駕車和一夜與蚊子作戰，我們的下關旅館竟像天堂。我們去訪問了要人。那些高級官吏和工役，依舊像平時一樣工作着。

中膳後，仍無警報，我們決定視察一下全城。馬路上的炸彈洞已經填滿。下關電廠依然直立在那裏，雖然有一部份房屋會有些損壞。

日落以前，警號終於響了。這表示日機已近。十分鐘之內，路上斷絕了行人。防空壕中湧滿着躲避的人。汽車在路上載着來客向家中奔。十五分鐘後，第二次警號又響，這是警告日機已離城不遠。

立刻有二架日本水上飛機從西面飛來，借着耀目的日光作掩護。當他們飛近城牆的時候，中國高射砲就開始活動。我們總以為出雲艦那套把戲又重得見於南京了。却不料，使我們失望，中國人愛惜子彈，不肯濫放。每次爆炸老在日機附近，至少從我們旅館走廊下過去是那樣的。

一架轟炸機好像受傷跌落，但立刻又飛起來。三架留空數分鐘，丟了幾個小炸彈逃去。但有一架中國驅逐機却在空中盤旋了差不多一小時。自第一次警號到，解除足足有一小時四十分鐘。

第九日

不管各種阻礙，我們在翌晨一早起身，開始我們四省旅行的最後一段路程上，並未遇到日機駛進法租界時還不到一點半。

(文摘)

飛機翼下的廣州

穆時英

婦孺列車

接到了朋友鄭君的信，我馬上拎了一隻輕便的旅行箱，擠上十二時五十分開往廣州的中午快車裏邊了。居然能夠找到一個座位，真是兩年來最幸運的一件事。剛坐下來，並不短的一節車廂已經不可思議地裝滿了人。這些乘客裏邊，除了一部份只帶了很少的行李的，像我那樣的單身漢外，差不多全是大包小裹的婦女們和孩子們。婦孺列車！可是開往那裏去呢？開往在飛機翼下的廣州。轟炸並不使人們拋棄家鄉，反而使他們更留戀他們的生長地。剛在半個月前，她們倉皇地逃到香港，而在日本的航空母艦發現在唐家灣的現在，她們又雅興勃發地趕回不久就會大規模地被轟炸的廣州去了。這樣的轟炸效果，我們的「皇道使者」是沒有法子瞭解的吧！就是我自己，在當時的確也有些詫異。

風趣的插話

火車開行了以後，從坐在後面的少婦們的對話裏邊，我發現了一段頗為風趣的大時代裏邊的

小插話。

她們是經過她們丈夫的敦勸和恫嚇才勉強地離開「甜蜜的家」的，可是精細的太太們就是在這樣危急的非常時裏邊，也沒有給與她們的丈夫以過度的信任。她們走的時候曾經在丈夫身邊佈置了週密的情報網，而現在預料的消息真的傳來了：男子們晚上回來得很遲，時常在可疑的地方出入之類。

「說什麼男子是應當犧牲的，你們女人的責任却是撫養和教育小孩子使他們成爲未來的戰士：這一類好聽的話，原來還是他們熟練的假公濟私手段！」坐在我後面的一位有着很婉約的聲音的少婦大聲地說了這句話，使前半截車廂裏的男子們都笑了起來。所以她們預備回去，像男子一樣地，和她們丈夫肩並肩地死在親愛的廣州了。

紳士和侍役

在我斜對面，坐着一個穿得相當華貴的中年紳士。他手上的晶瑩的鑽石和胸前的沉重的金鍊，在這樣艱苦而流離的年代，使他成爲全車廂裏的刺激入物。

車過了深圳，離開了九龍半島租借地，進入珠江沖積平原的時候，他漸漸不安起來。他好像在等待着什麼，又好像想從喧囂的輪聲中聽出什麼來似地，緊張地坐着，不時探看窗外晴空下的白雲。終於，他忍不住了，他拖住了一個沖茶的侍役，開始問了底下那樣的對話：

「如果飛機來了怎麼樣呢？」

「來了再說吧！」

「掉下一個炸彈來怎麼辦呢？」

「你也死，我也死，大家都死。」

「車上一點防空設備也沒有嗎？」

「從香港到『省城』，這樣大的天空你防得了嗎？」

「不是死得不值得麼？」

「整千整萬的人在死，有什麼值得不值得。」

碰了一鼻子灰的紳士，有點生氣的模樣。那侍役却輕蔑地瞥了他一眼，「丟！中國人沒那麼衰的！」那樣地，低低地唾罵着，走開去了。「衰」字的意義是起碼，沒用，懦弱，不要臉等等。倒是一個很可愛的傢伙！

侍役走了以後，他靜默了一回，忽然跟我說起話來：「不用說炸彈了，機關鎗掃一下也不得了呵！躺下去吧，受彈的面積更大；坐在這裏吧，子彈一定打在頭上。」

我只笑了一下，對於這樣的紳士，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他有財產，有名譽，有地位，他的生命的確太珍貴了。他得保留他的生命來享受生活。

祖國的土地

列車終於到了大沙頭。半月前來過一次，並不像意想中那樣明朗，反而是籠罩着淡淡的悵鬱的氣分的這荔子和木棉的城市又展開在我眼前了。

走出車站，當面就是一顆大得可怕的炸彈模型，旁邊是一架裝着機關鎗的鋼甲車，和一小隊矮小的廣東省軍。正和一切南方的出品一樣，這些士兵都是那樣小巧而精緻得可愛，可是，冒險，熱情，死拚，這些南方人的特性也清楚地刻劃在他們臉上。

經過幾次轟炸的廣州和我上次來時情形沒有什麼變動。街上觸目都是匆匆來往的壯丁，不容易看到女人和小孩子。可是在這短促的時期內，廣州的領導者却已經把廣州用宣傳品糊了起來。到處都可以看到日本兵士跪在拿着大刀的中國兵士前面的大幅漫畫和白布標語。在半部論語的封建軍閥統治下僵臥了八年的廣州現在是突然醒來了！早幾天，這裏舉行了一個三十萬人的示威遊行，在飛機的威脅下，集合在中山紀念堂前，向民族的敵人吼出他們的憤怒。

已經不是殖民地上的奴隸了，是踏在自己的國土上的中華民國的堂堂國民了，已經受着自己軍隊的保護了……思想的斷片迅速地湧上來。雖然也許馬上會有一顆炸彈掉下來，把我炸成粉碎，可是在往鄭君負責的某一救亡機關的途上，我依然有着一種古怪的安全感。

在一間充滿了緊張的工作空氣的小房間裏，我找到了鄭君。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正在組織一個五萬人的歌咏示威，預備用自己的歌聲來唱出這偉大的民族的輝煌的明日，唱出自己的憎恨和喜悅。他又告訴我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來要求分配工作，同時又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沒有人去做。問題是在這裏：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有着太多的熱情，而沒有實際的工作經驗和能力。他們希望做轟轟烈烈，有速效的事，例如演講，示威，演戲等等。他們缺乏冷靜，堅忍，和組織力，也沒有專門技術。因此，有的方面人力供給太多，有的方面隊伍又太少。

「在這樣緊急的時期，我們却必須把他們重新訓練，重新組織，而不能馬上把他們動員。」最後鄭君稍稍有點悲觀地這樣感慨着。

六年來，我們在許多方面飛躍地衝進，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依舊是吳下阿蒙。我們的自我估計沒有做到百分之百地正確。我們已經一致站起來了，可是我們却並沒有動員。我們的力量還不能被充分地利用。我們還是沒有經過組織的羣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在鬥爭過程裏邊儘快解決它。

沒有燈的都市

爲了想瞧瞧這南國都市的晚裝，八點鐘左右，和鄭君一同從明亮的拿坡倫咖啡座，走到黑暗的街頭來了。習慣於電燈和霓虹燈的眼，一跨出咖啡座的台階，馬上像失了明似地什麼都看不見。沒有

燈！完全沒有燈！在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沒有燈的地方也沒有燈！

街上，這裏那裏時常有一些強烈的光突然射出來，射到人的臉上，馬上又消滅了。那是憲兵用手電筒在查察他認為可疑的人們。爲了我的觸目的非廣東型的臉，和我的生硬的廣州話，只走了二三十間門面，便受了七次嚴厲的盤詰。廣東人有一種很天真的認識，他們以爲江北人都是漢奸，而江北人和非廣東人中間的區別他們是始終弄不清楚的。如果沒有鄭君，怕又會像上一次一樣，整夜被監視着了。

「加拿大」和私家汽車的前燈明滅着，像田間的螢火一樣。街道和行人的輪廓突然清楚起來，又突然消滅在不知那裏。我們是用觸角在走着路，車輛轟然地鳴叫着從身邊擦過去，遊人們從暗陬裏面對着我們撞來。完全像鬼市一樣，悄然地，一點聲音沒有地，無數的人在身旁憧憧地隱現。真是很有趣的景象。

十點鐘的時候，我們站在海珠橋上了。珠江的確很俏麗；月色澄清得很，水面上籠罩着柔和的，黃昏樣的薄明。從泊在橋下的珠艇上，睡熟了樣的珠艇上，哀怨的粵謳在夜色中浮動着。

這樣夢幻似的大月亮，可是珠江水面上的閃爍的反光，在空中看下來，不是非常清楚嗎？也許五百公斤的炸彈會掉下來，消滅了這些精緻的珠艇，可是漢民族却將像這靜默的珠江一樣地，永遠地，永遠地生存下去。我們也許會流血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可是我們的自誇的敵人將一個沒有遺留地

粉碎在我們脚下。

夜襲

鄭君的房子是一座很漂亮的別墅樣的建築，位置在東部的山坡上。我的臥室的窗外展開一片肥沃的平原，對面就是那永遠繚繞着白雲的白雲山。因為疲倦和那張華貴的席夢思床褥的誘惑，我一下子就睡熟了。

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我突然醒來，而且在床上坐了起來。一種微妙的預感突然浮了上來，覺得一定已經發生了什麼事似的。就在這時候，我聽見鄭君正在敲着門，稍微有些惶惶地叫着我的名字。我跳下床，披了睡衣，去開門。

「飛機來了，我們到樓下去吧。」和他的聲音相反地，站在門外的鄭君却意外地有着安詳的臉。剛走到樓梯那兒，我們聽見緊急警報。本來已經很靜寂的空氣，越加靜寂起來，就像這二百萬人口的喧囂的城市突然變成了化石一樣。窒息了似地呼吸着，我聽到自己的和鄭君的心臟跳動得難堪地響亮。

「生死關頭的確不容易保持浩然之氣！」我解嘲地說，鄭君也會意地微笑了。「如果被炸死了，家族便會陷入更絕望的更悲慘的境地吧。」種種想像銳敏地，迅速地在意識上反復地泛濫開來，一面深深地厭惡自己的懦弱和無恥。

在半樓梯上，我忽然有了一個注意。「到三樓露台上去吧！無論如何，這是個難得的機會。」這樣地向鄭君提議，他馬上同意了。

一大片夜雲正在月亮底下浮過，廣州和它的近郊差不多全給雲影遮蔽着。可是月光却依舊透過了那片秋雲灑落下來。在遼遠的水平線上，龐大的，夢幻似的銀雲堆積着。輕倩的小雲在天空裏浮遊着，那種瀟灑使人聯想起後期印象派的畫。滿天的星星晶瑩得不像是現實的東西。

在我們的脚下，密密層層的萬家脊蒼漠然地融合在遠山蒼影裏。這座古舊的中國城市彷彿能容受全世界所有的爆炸彈似地，茫然地躺在那裏，像一個熟睡的巨人並不爲了蚊蚋的侵擾而感到不安一樣。

璀璨的夜空

正在感嘆着我們民族的「深」和「大」，忽而聽到了飛機馬達的轟鬧聲。幾乎是同時，機關鎗聲也從很遠的地方，燥急地，不耐煩地，在靜謐的夜空裏蠢動起來。

「我們大概是在黃埔附近截擊他們吧。」鄭君像一個老練的空襲城市居民似地告訴我。飛機的嗡嗡聲和機關鎗的達達聲漸漸近來了。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幾秒鐘以後，我們四圍的空間全是這壓倒一切的，煩擾的聲音，就像千萬隻夏日的金蠅在我們上下左右營地纏繞着一樣。機關鎗聲也清切起來，尖銳起來。七十多

顆紅的和綠的星在空中晃搖着，流動着，那是飛機尾上的夜航燈。可是我們却瞧不到一隻飛機，因為那片大浮雲還遮蔽着月亮，只有機關鎗的鎗火在銀灰的夜空下流星似地竄走着。

空中正在戰鬥着。

一瞬間，五十多盞探照的微青的光射透了夜空，交叉着，縱橫着。一隻單翼機突然在探照燈的光裏，一顆銀色的斑點似地閃爍起來。馬上另外五條強烈的弧光掃過來，集中在那銀色的斑點上。從六個不同的角度和地點射出來的青光把一隻耀目的銀飛機捕捉在交叉點上，一眼看來，好像是一顆拖了六條長尾的彗星。這樣的彗星連續出現在夜空裏。

同時，幾乎會把人震倒似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從四面八方吼叫起來。火樹銀花在三千尺的高空開放了。有的是孤單的一朵，有的像三瓣的堇花，有的像五瓣的梅花。

雲彩，探照燈和高射砲，在夜空裏織着璀璨的圖案，而成羣的飛機就在這廣漠的，瑰麗的畫卷上衝刺着，迴旋着。

描在夜空的霓虹燈

不知從那裏掉下一顆發白光的，攝影場裏用的二千燭光的炭精燈燈泡樣的東西來，在半空中燃燒着。突然，整個的天空和整個的廣州都被照明了。大約過了三秒至五秒鐘，這奇異的火炬又突然消滅。在這一明滅中間，我們看見了許多許多東西。

西壕口的竣削的 Skyscrapers 把貼在天邊的雲塊做襯景，浮彫似地映現了出來……在那些浮遊着的一片片小雲中間，百架以上的飛機翻騰着，追逐着……高射砲的烟像是一朵朵透明的銀雲懸掛在半空……機關槍的斷續的火焰吞吐着，劃着不規則的弧線……一隻龐大的單翼機垂直地掉下來，又垂直地衝上去，穿入雲裏……就在我們頭上，三隻雙翼機在圍攻一隻大得可怕的轟炸機，至少有十挺以上機關槍在放射着，那些飛機就像鑽火圈的武士似地，在火網裏邊悠然地翱翔着……

照明彈熄了以後，在東北方，五色的信號彈的霓虹燈便描在夜空了。忽然，一條探照燈的光橫掃起來，直掃在一隻正在向下撲的飛機上面。那隻飛機已經跌得很低，好像裏邊的飛行員的輪廓都看清楚了的模樣。我們沒有看見炸彈掉下，可是就在這時候，轟的一聲，一條巨大的火柱帶着一大堆黑色的什麼東西從那隻飛機下面直衝上來，像是大地咆哮起來，伸出手來想抓住它一樣。飛機惶急地升上去，好幾條青色的弧光跟着掃上去，同時銀色的烟一朵朵似地散開在飛機的四圍，火光閃射着。飛機抖了一下，古怪地翻了一個身，在空中熊熊地燃燒起來，變成一顆沉重的火球，迅速地跌下去，一面嘶嘶地叫着。

末白

就在這短促的幾分鐘中間，廣州市彷彿到了它的末日。差不多是同時地，幾十條巨大的火柱在我們的前後左右跳了起來。大地像馬上就要陷下去似地，呻吟着，顫抖着。那洪大的震聲把我的知覺

完全奪去了。我出神地站在那裏，什麼思想也沒有，徹頭徹尾被目前太瑰麗太神奇的景象所震懾。地上是火焰，空中也是火焰；地上的房屋燃燒着，空中的飛機也燃燒，連夜雲，連月光都被燒成血色。

火在整個的空間裏邊泛濫着。

有五個用降落傘跳下來的飛行員在半空蕩漾着。一架飛機在他們四圍兜圈子，用機關槍掃射他們。兩個爆炸起來，燃燒起來。還有三個却依舊那樣逍遙地飄着，彳亍着。

兩架飛機面對面飛來，滑稽地撞了一下，變成一團大火焰和無數小火星。在高空裏盤旋着的一架轟炸機猛地掠下來，忽然另一架正在燃燒着的轟炸機莫名其妙地遮住了它的去路，前者也一點不加思索地竄進火焰裏一同燃燒起來。

一切都是那樣混亂，飛機混亂地飛，探照燈混亂地滿天空橫掃，火焰混亂地到處噴放，高射砲也混亂地號叫。

幾分鐘以後，高射砲突然停了下來。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只有飛機馬達的低微的嗡嗡聲，正像它們來到時候一樣。

全廣州的汽笛同時響了起來，空襲已經過去了。

（宇宙風）

敵機首次寇粵記

陳乃英

機聲與怪聲——八月卅一日晨，余一夢醒來，在床上運動畢，披衣而起，坐於床前東窗下之椅上，信手推窗，金風颯颯而至，涼氣侵膚，不覺有感秋神之又至，引目瞭望天際，疏星寥落而懸掛於空中，閃閃作光，欲明欲滅，正是『耿耿銀河欲曙天』之時候矣，一會兒：『啞啞，呖呖』之聲，起於天際，愈聽愈顯而愈嘈雜，這時心靈像止水一樣靜穆的我，不禁掀起一圈一圈的疑思玄想之波瀾；於是念着：『究竟是什麼聲音呢？』正在疑思玄想的當中，其聲浪更大更顯而更嘈雜了，『常識』告訴我：『這是多量的飛機聲，』舉目四矚，一無所覩，『常識』在找不着物證的當兒，轉而又給疑思玄想戰勝了。這時家人輩亦受怪聲驚醒，亦以其爲機聲也，四望天際，也未之見，因之有疑及隔壁『磨地豆』（卽落花生）之聲音。在互相爭論中，怪聲已隱隱而沒，於是各趨工作。一場辯論，各人均以找不到物證，遂不了了之。

敵機之發現——過了一會兒，大約是五時許，余正從事於生活上固定之工作，——洗面漱口之際，怪聲復穩穩而起，愈聽愈顯而愈嘈雜，循聲瞭望，果見飛機二隊（每隊三架）翱翔天際，均飾作灰白色，由南東而趨於北西方。飛行極高，測其飛行方向，似趨廣州市，余嘗細聲對家人言：『有敵機之可疑？』因於時間、數量、方向、及其高飛程度，而內心不能不作如是稜測以決疑也！

喜訊告訴我們——七時許，機聲復起，聲浪與前一樣，時正值「早市」之鬧，羣衆如潮一般湧至街中而看。余在後園中，果又見飛機兩隊，每隊三架，趨東南飛，似敗退而返，有一隊較近，高程比前爲低。時朝陽若豔霞照射大地，飛機若一羣大鳥，飛機身翼各部，受着朝陽之照射，彷彿似渲塗一層美麗之金色，閃閃作豔光，不禁憶起「猶帶昭陽日影來」之句，緣其時之景頗彷彿相似，不意戰神之萬惡凶器，亦具幾分詩意！

八時左右，機聲又起，審其聲浪，似在西南方之濃雲中。

一會又有機一架向西北而飛。

九時，有機一架向北而飛，極低極速，機尾洩烟一把。

早飯後，擊落一敵機之說，揚溢乎街中；至於擊落地點，議論紛歧，性急者均欲先看爲快。

十一時許，機聲又起，時一輪白日，高懸中天，有一白色機循莞樟公路而來，橫跨圩（大朗新圩）中而過。

晚飯後，街頭巷尾，均盛傳擊落敵機，友人葉某君邀余往大朗圩汽車站，購香港晚報，方至站，適一汽車迎面而來，車甫停，羣衆趨購晚報看。果見大號字登載「敵機襲廣州，我機驅之至虎門，擊落敵機二架於蓮花山附近之大橫村……」這時羣衆的臉孔，均掛着一付欣慰和得意之笑容！

萬人爭看敵殘機——九月一日下午，友人盧君聯輝過訪，手持用報紙包着之物件對我說：「俾

你睇吓，」余拆開報紙一看，不禁喜極而呼：「這是敵機之殘餘碎件嗎？」盧君點一點頭。余細閱之，斷它是機頭坐前之物，有關掣者三；右者有「上昇」二字；正中者有「斜左傾右」四字，及指箭二支；左者有一可撥動之針立於上半週圓之中，其半週圓內復有夜光粉之符號10 20 30 40 50 下週圓則有「司空具」及「東京」等字。這確是敵機鐵證了。盧君不避辛勞危險，跋涉數十里而拾得其殘餘碎件，以博一快萬人之心，亦可嘉也。盧君言：「敵機炸得粉碎，機師四人之屍體，均身首異處，肌肢狼藉塗地，」此亦予侵略者之警惕也。至於來看敵機殘件之人，充塞一室；不論男女老幼，均顯着萬二分快慰！萬二分得意！而笑容和喜氣皆充滿於每一個人的臉孔上了！

羣衆「同仇敵愾」之心理，由是觀之，誠可以窺其一斑矣！

（宇宙風等聯合旬刊）

敵艦襲陷金門記

佚名

金門縣爲一島，當廈門東，相距約三十里。十月二十六日，突爲敵艦襲陷。二十八日，敵艦復進佔金門西，逼近廈港口之烈嶼島，同日並襲攻泉屬之圍頭港，查敵艦於九月十四日分別襲攻廈門及泉屬之永甯鎮後，卽無甚動作。十月十七日以後，駐廈港口外逼近金門之敵驅逐艦二艘，於一週間，均放汽艇在金門沿岸探測港灣。二十四日，敵汽艇兩艘，忽駛入後駐埔港，直向海岸而來。時金星小輪泊同安渡頭，備開廈門。乘客見狀，均卽起岸。敵艇仍向金星疾駛，企圖在安渡站登陸。岸上縣保安警備隊及

義勇壯丁隊，乃伏碼頭橋側，開槍還擊。一敵水兵執篙立艇首，應聲仆艙中。篙墜水，敵艇即開機槍掃射，互戰十餘分鐘，敵乃退去。我僅壯丁一名，因發彈過多，槍管爆炸，被斷二指。二十五日，敵艦突增來九艘，連原在共十一艘，計巡洋艦二，小型航空母艦一，驅逐艦六，運輸艦二。二十六日晨四時許，敵先以八艦向金門海岸砲擊，歷一小時餘，共發砲四十餘響，同時并向廈口砲擊。我廈港要塞砲台，爲遙援金門，亦發砲向敵艦射擊。拂曉後，敵驅逐艦三艘，駛入後埔港，開砲向岸上轟擊。同時敵輕轟炸機二架，沿岸低飛，投彈轟炸。掩護敵大型汽艇八艘，載敵陸戰隊約三百餘人，分兩路前進，大部向後埔之同安渡頭，小部向前面（地名）以機槍掃射，強迫登陸。金門原無正規軍駐防，僅有縣府之保安警備隊，不及百人。民間義勇壯丁隊兩中隊約百人，武器僅有步槍，且多舊式，然猶奮勇抵抗，激戰一小時餘。卒以衆寡器械均懸殊，且我方在高空並襲下，乃不支。敵先在前面登陸，保安隊先退却，壯丁仍浴血抗戰，結果亦不支退却。後埔港之敵亦登陸，陸續共達四百人，在同安渡頭樹日旗。壯丁沿途在後埔鄉、水頭、古坑、金門城等處，節節抵抗。至正午十二時，敵始攻入縣治後埔市。即縱火焚大樓一座，民房數處，佔踞縣府，設陸戰隊大隊部，開監縱犯，發出荒謬佈告與傳單，金門遂告陷落。是役壯丁抵抗最烈，陣亡二十餘人，縣長鄺漢，率縣府全部人員於敵砲轟擊時，乘預備之金星輪，退離金門，移往大嶼嶼辦公。敵因壯丁強烈抵抗，銜之刺骨。下午，即在後埔市上搜劫，並及附近後埔、古坑、水頭、三鄉，民間金銀首飾，米、麵粉、煤油，均被劫，獲壯丁即槍殺。死者五六人。以向在金門業醫師照相師等之台灣人十餘名爲嚮導，故其所至，地理

人事極熟。敵在金門登陸時，爲二十六日晨九時至十時四十分間，輕轟炸機一架，飛廈島北部先後三次，在要塞區共投六彈。以我高射機關仰擊甚烈，不敢低飛，目標不準，均落野地，僅傷一割草婦，斷右股旋死。市內警報三次，人民異常鎮定，秩序極佳。下午五時，敵機三架在廈島北部五通及對海同安之澳頭偵察，旋去。金門之敵，二十七日開始向四鄉搜劫，仍以台灣人爲導。除劫物外，搜索軍械尤嚴。義勇壯丁凡爲所獲，先遭酷刑，迫供藏槍所在。但無論供出與否，均被槍殺。婦女青年者，多被擄去姦淫。上午，搜劫瓊林鄉，下午盤山鄉，以次挨劫。每至一鄉，先以轟炸機飛翔示威，然後以機槍掃射衝入，故所至輒陷。金島南部各鄉，遂盡被佔。壯丁尙有退至北部西園，沙尾各鄉據守者，人民亦扶老攜幼，隨壯丁北退。二十八日，敵繼續向北推進，壯丁絕少武器，卽有一二，亦竄舊步槍而已，仍所到隨陷。二十六七日，難民泛海逃廈，有千人，逃對海同安屬者三四千，廈同距金一水之隔，僅二十餘里。一舟代價，竟達五十元。每人取資達二元。二十八日，帆船亦不易行，逃出者極少。旅廈金門同鄉組救護隊，是日推員赴金，設法援難民出險。迄二十九日，北部各鄉，殆已全入敵手。義勇隊壯丁，及有義勇隊嫌疑者，均遭槍殺。如非義勇隊壯丁，則被拘禁。婦女被擄，爲數尤衆。二十八日晨九時，敵又進佔金門縣屬金門島西介廈間逼近廈口之烈嶼島，亦以敵艦三艘，砲擊四發，繼以敵機二架，低飛威脅，掩護汽艇八艘，拖舢舨載敵陸戰隊二百人，在羅厝登陸，由間諜台灣人法大山兄弟二人及許廷爲嚮導，並以飛機低飛離地數丈爲前鋒，以次入東林西方各鄉，搜劫殺擄，一如金門。當其攻烈嶼時，又以四艦兩次向廈要塞白石砲台砲擊，共

發七砲，均以距遠落水。蓋烈嶼逼近廈口，是舉亦爲掩護攻擊烈嶼計也。是日，烈嶼難民逃廈者三百餘人。

二十八晚五時，敵艦二艘，自金門駛金島北部對海泉屬圍頭港，砲擊圍頭塘東，並以二機低飛掃射，掩護汽艇十餘，載陸戰隊進撲，企圖登陸。我守軍及義勇壯丁隊，卽行迎擊。激戰一小時餘，敵發砲數十發。至六時許，不逞退去。我僅傷壯丁九名。圍頭爲晉門縣屬，在泉州南門外沿海之一土角，亦稱圍頭角，扼金廈同安之交，當滬港航綫之衝，地極衝要。敵既佔金門烈嶼，卽在金門掘井取水，運炊具汽車登陸，並頻以飛機向廈島同安海澄漳泉海岸偵察。二十九日，敵機頻過廈市上空，警報四次。是午十一時，敵機一架，飛彈嵩汽耳路圖炸九龍江上江東橋，因我高射槍砲仰擊甚烈，因投四彈而去。又小輪同安后川兩號，二十九午，自廈開同安，開廈中途，至五通海面，爲敵機追逐，低飛逼視，並盤繞同安輪，以機槍掃射，乘客幸無傷者。同午十二時，敵機一架，飛泉屬沿海，向晉江縣安海與南安縣水頭間之五里橋投三彈，僅炸燬石板二塊，傷平民三人，橋仍可通行。安海水頭之間，爲大海水沮茹窪地，橋長五里，卽以渡此窪地，惟並非車路所徑，僅可行人，與惠安之洛陽橋同爲泉屬兩大工程，亦爲古蹟。同午十一時，一敵機飛安海東之東石鎮，向輪碼頭投二彈，均落曠地。同時敵復自金門以汽艇時向廈之五通與同安之澳頭間海面窺探，但不敢近。五通澳頭間，卽廈門港之北口，泉廈車路，在此渡海。

又據續訊，金門敵艦，二十九日續到八艘，已增至三十一艘，登陸敵兵達千餘人。惟正規陸戰隊僅

四百人，餘均爲廈門閩南撤退之台灣浪民所組織的僞軍，以台灣人吳添壽爲指揮。（吳卽原在金門開照相館者。）設僞司令部後埔市原義勇壯丁隊部，駐僞軍四百，瓊林及沙尾二鄉，設僞分隊部，各駐百餘人。原在金門業西醫牙醫照相師之台灣人及漢奸許廷芳、陳永康、吳海水、許肚、洪清池、洪大山等十一人爲重要人物，至二十九日，金門全島均陷敵手。二十八日，敵繼續劫掠姦淫，殺戮益烈。舉例如下：持鄉三婦被強姦致死。水頭兩婦被輪姦數小時後釋放。後埔許崗一養女強姦，不從被殺。又少女被褫衣輪姦。水頭教員張某之女十八歲，強姦不從，奮拒罵賊，被破腹殺死。又一耳聾之老婦亦被殺死。賊衆以每十餘人爲一隊，沿鄉搜劫，挨戶不免，金銀飾器，槍械，手電筒均被劫。婦女莫不遭其蹂躪。青年多被縛押落敵艦。商店住家，夜間均不許閉戶，賊兵隨時闖入，殆已全入悲慘地獄境。二十九日，廈同鄉救濟隊僱船設法沿海撥救出險，逃廈門同安之難民極衆。計自二十六日迄二十九日，逃出難民八千餘人，留金者尙有三萬餘人。金門雖一小地，民衆赴南洋居多，約有三萬餘人，僅留其眷屬在籍。故金門人口，以婦女爲多數。二十九日，新加坡金門華僑，電匯五千元來廈囑爲救濟，並續撥出險。惟敵在金門現禁人民逃出，挨戶搜查，已逃出壯丁，勒限追回。二十八日晨佔烈嶼之敵三百人，卽晚復回敵艦，二十九日未再登陸。惟敵艦仍泊烈嶼旁。又金門縣長鄺漢，二十八日到漳，當以其於敵未登陸時，卽先逃大嶼，扣留查辦。

查金門島孤懸大海，東望台灣，東北隔圓頭灣與晉江南境相望，北與南安之石井汎相望，西北與

同安相望，西蔽廈門，當廈之要塞胡里山、白石、磐石等砲台，爲扼險之地。綰台灣、澎湖、廈門、漳泉沿海之樞，東海與南海，卽由對岸海澄之鎮海角劃分，與廈門尤唇齒相依。金門既失，廈門當然感極大之威脅。因正當廈門南北兩港口，故自二十七日起，自廈門往內地小輪，除港內赴石碼、漳州、白水營及同安外，出港赴興泉漳各屬小輪均停駛，全賴陸上交通，往滬、福州、汕頭及南洋海輪，均屬外商，則仍照常出入。連日敵艦敵機，雖對廈門威脅，惟我防務極固，決非敵之陸戰隊所能得逞。一般觀察，金廈從軍事、政治、經濟、交通上均不影響我國全局，且並不大影響於閩省。惟金廈距香港僅二百二十海里，戰艦七小時餘可達，飛機僅一小時餘，敵方佔金窺廈，顯然爲對香港之示威。英海陸空軍方於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香港舉行大演習，敵卽於二十六日突佔金門，亦可深長思也。

（申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583B

\$0.24